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十九







高宗六



紹興十一年春

壬寅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自金人犯

於解州畫毫髮無敢

用得以母 崩既數主計之臣率三四日

施其智巧凡茶塩堆

自然議者 明增澤而漁使後來者

經減放而害終不土

征逐為四蜀常賦故雖

于渭南○庚戌淮南

使張俊 問曾讀郭子儀傳否

以未曉上諭云子儀

工兵剋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

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其去

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

乃朝廷兵也若知尋朝廷如子儀

則亦特身享福子孫昌盛亦如之

先是宗弼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

北京留屯宋亮出入許鄭之間復

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

再舉上亦逆知虜情必不一挫便

已乃詔大合兵

丁未西以待之俊自建康來朝故有是命

上李左車言千里饋糧士有飢色

虜若化

後但

持重以待之至糧盡欲歸因其怠

曰聽言

其實近有言劉錡之過朕徐攷之

孫

當何以報聖恩也○己未淮北宣撫判

渡江以援淮西○

人陷壽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

○甲子上曰木瓜美齊威公而載

之衛國風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

為對上曰自衛觀之威公繼絕誠

以美自齊觀之威公專對亦可罪

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

之衛國風而載之衛國風也檜等

對曰仰見聖學高明深得仲尼刪

詩之意非諸儒之所能及

孔子

揚善之音

原出於經術是以

臣下過失不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

兵城外時廬州陳規病卒城中

之具皆缺錡廵其城

一空曰城不足守也乃冒雨與

南內寅金人大軍入

廬州遣輕騎追錡

為殿復戈西向列陣

以待追騎望見

去丁卯錡結陣徐行

諸軍占

金人之衝錡既得東

關之險稍休

雖時遣兵入無為軍

和州境內剽掠而不敢舉

高宗 紹興十一年



乘其後也。汪南由是少女。戊辰，金人陷商州。守臣邵隆焚倉庫，毀廬舍而遁。虜入城據之。○二月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虜退屯昭關。○知周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嶺間。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衆感泣。携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隆設三伏，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繼春。亦破之於洛南。縣金人乃去。○丙子，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虜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兵皆退保東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輒與虜戰。故虜所以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虜窺江，則我兵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檄呼虜，渡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上所料。○都統制王德遇金人韓常于含山，縣東，敗之。○丁丑，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高宗在在，猶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此為可取。○司統制官師古、李橫復取巢縣。○壬午，淮西巨。

遇金人于全椒，縣敗之。○癸未，淮西宣撫使張俊言俊已在和州，竭力措置，決與虜戰，必須取勝，可保無。○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揚沂中，亦遣統制官王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甲申，三京招撫處置使司統制官崔阜遇金人于舒城，縣敗之。○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揚沂中判官柘阜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柘阜，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流湍暴，虜斷橋以自固。列營柘阜，柘阜地平。金人以為騎兵之利，且見錡兵少，意甚易之。河東集湖闊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卧鎗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虜將邢王與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德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隅。虜陣動，有一酋被甲躍馬，拍畫陣。德引弓一發，酋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兵鏖戰沂中，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

高宗 紹興十一年



靜坐思慮之方

葉夢得餽不之

張俊獻助國用

諸將班師

王洋乞給米

德等尾擊之捕虜數百人馬馱數百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章氏即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拓阜之役俊貽書囑以家事章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為言令勉思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庚寅上謂宰執曰自虜犯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一室中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擾惟當鎮之以靜若隨物所轉胷中不定則何以應變也○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圖務保全功○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己亥上曰虜退便當措置淮南如移隸州縣併省官吏修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為寇至之防也○三月庚子朔福建路安撫大使知福州長俊言朝廷調發大軍用度至廣臣本州措置出賣官田及勸諭等事以變易度牒共得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國用詔俊一意體國

宋盜北

令學士院降詔獎諭癸卯張俊復特進○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拓阜退軍于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進發書告急○甲辰准宣撫使張俊准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議班師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拓阜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時朝廷雖命三帥合軍不相節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乙巳知邵武軍王洋乞鄉村之人無問貧富凡孕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夫免雜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無問男女第三等已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月給食錢十千上覽奏曰愚民無知迫於貧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殺之官給錢物使之有以育則不忍殺矣朕為父母但欲民蕃衍豈惜小費也乃詔戶部措置○丙午京東准東宣撫副使韓世忠舟師至招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于聞賢驛敗之○丁未金人陷濠州知州事王進為所執兵馬鈴轄邵青巷戰死之戊申張俊揚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陷俊乃召錡沂中謀之沂中曰廝殺耳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為有制不若據險下寨然後出兵襲之諸將皆曰善於是鼎足以為營俊

高宗 紹興十一年



濠州之敗

岳飛 任延 赴援 金人 退

諸將 恨劉 錡 復收 免行 孫近 請用 張俊 罷

議收 三將 兵權

三將 除樞 便副

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俊遣將官王其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入去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陣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煙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為令其走爾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人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人多不得脫殺傷甚衆○庚戌秦檜奏近報韓世忠張俊等至濠州岳飛已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兀木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兀木可也澶淵之役捷攬既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為意乎初虜之入寇也上命飛以兵來援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乏糧為詞最後上御劄付飛云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兵三十里而止及濠州已破飛始以兵至舒蘄境上故張俊與秦檜皆恨之○辛亥揚沂中渡江歸行在○壬子金人自渦口渡淮北歸○癸丑張俊渡江歸建康府○丁巳劉錡自和州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揚沂中之敗于濠梁張俊自黃連拔寨徑去錡乃按部伍整旌旗最後徐行金人亦不復追錡至

歷陽駐軍具奏聽旨然後班師由是俊與沂中皆恨之○夏四月丙子詔諸州縣量收免行錢自宣和間始復熙寧舊法罷行戶而令輸錢至靖康初又罷紹興初雖令見任官市買方物悉如民間之價而汚吏猶虧其直議者以為不便會軍興用乏遂復令免行仍詔公私和買物色並依市直違者以自盜論○巳卯參知政事兼樞同知樞密院事孫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人之犯淮西也近請召張俊都督諸軍秦檜大惡之及虜退御史中丞何鑄乃論近本無體國之忠但有謀身之計乞行罷黜殿中侍御史羅汝楨因交章論近乃有是命○庚寅復置將作軍器監長貳各一員罷樞密院計議官○辛卯詔給事中范同令入對初張俊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俊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于上以拓臯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壬辰太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英國公韓世忠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濟國公張俊並為樞密使少保湖北西路宣撫使岳飛為樞密副使並

高宗 紹興十一年



宣押赴本時... 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畏之出則以親

兵自德... 亦忌之

除... 張俊先至則

乙未樞密使... 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伏望撥入御前使喚

時俊與秦檜... 故力贊議和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

上從其請... 對命林待聘草詔書獎諭上謂韓世忠張俊

岳飛曰朕... 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

之權甚大... 宜各為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

兀木何足... 掃除乎○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秦檜曰前日所共憂者

一旦變為... 安平之道因為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五月辛丑淮東

轉運副使... 胡紉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置司楚州尚書度支員外郎吳

名自此始... 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

按閣御前... 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總

淮東一全... 軍還駐鎮江府○壬子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

虛辭非實... 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閣軍馬措置戰守

蓋按閣於... 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

討以圖恢... 復此用兵之序也○辛酉布衣虞宰獻樂曲詩上謂大臣

曰士大夫... 所進文字朕詳覽孰思蓋欲知民之利病政之臧否朕躬

之失耳若... 溢美之言實不欲聞可令還之乃詔檢鼓院自今獻無益

之言不干... 政體者勿受○癸亥饒州童子江安國九歲其弟定國七

歲皆能誦... 經子書詔免文解一次○六月戊辰朔責授單州團練副

使劉子羽... 復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

嘗為子羽... 之父鞞部曲鞞器之俊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

秦檜意合... 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為監司郡守帶職名

者甚眾○... 辛未上謂大臣曰夷狄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

後惟漢文... 帝待匈奴最為得體彼書辭倨傲則受而弗較彼軍旅侵

犯則禦而... 弗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夷狄此最為得體也○

壬申戶部... 奏贖刑文字上曰朕謂凡為政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能

張俊

鄭剛中

秦檜

張俊

高宗 紹興十一年



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貧者無金豈能獨立乎贖刑既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總領曾慥提舉洪州玉隆觀以疾白請也

○左朝請郎林大聲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大聲初為嘉承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之○癸酉分行在省倉為三界百五十萬斛凡民戶白苗米南倉受之以廩宗室百官為上界次苗米北倉受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為中界糴米東倉受之以備諸軍月糧為下界○甲戌上謂宰執曰中興自有天命光武以數千破尋邑百萬豈

人力所能乎朕在宮中聲色之奉未嘗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答天意也○乙亥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為特進尚書左僕射封慶國公○詔有司造射敵弓韓世忠所獻也上謂宰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與虜戰常以此弓勝金賊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辛巳趙慶孫等六人並

停官或曰慶孫嘗為趙鼎所薦故秦檜斥之○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迪功郎曾獻所著左氏發揮而有是命○癸未張俊岳飛至楚州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為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于鎮江府俊遂總世忠之軍還鎮江府惟背嵬一軍赴行在○甲申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至鄂州興據白馬

山與李成相扼凡數月朝廷命班師以興為左軍同統制○壬辰大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三大將既罷光世入朝因引疾丐祠上謂大臣曰光世勤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須賜勳舊賢勞耳光世既罷遂寓居永嘉焉○秋七月庚子上以臨安旱蔬食請禱決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

日大雨○翰林學士范同為參知政事○辛丑司農少卿高穎罷自此諸大將之客稍稍被罪矣○壬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錡乞宮觀詔錡疾速赴行在奏事○甲辰提舉川陝茶馬馮康國奏近聞虜在長安三月二十三日晝晦油酒變色皆白兵刃有光焰涇州兩

沙旱災相仍赤地千里上曰景象異甚天變示人殆不虛也自古無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國家之福而虜好兵嗜殺肆為無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以乎朕當修人事以待之耳○丁未秦檜以進書恩遷

高宗 紹興十五年



萬侯  
高飛

秦檜  
欲殺  
飛

劉錡  
罷兵  
柄

論風  
不  
立

張俊  
不  
合  
論  
賞  
之  
弊

飛  
罷

少保封冀國公○壬子右諫議大夫萬侯高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  
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頽墮今春虜寇大入疆場  
騷然陛下趣飛出師以為犄角璽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  
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忽卒復還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  
將佐謂山陽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伏望免飛副樞職事出  
之于外以伸邦憲先是飛數言和議非計秦檜大惡之及是飛自楚  
州歸乃令高論其罪始有殺飛意矣○甲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  
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  
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荆南竊謂  
比之奕基此最高者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  
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  
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筭也非吾君大聖  
其孰能與此○己未樞密使張俊為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  
首抗封章請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  
為州郡之患○庚申詔文武官陳乞致仕身亡雖在給敕之前並聽  
蔭補用考功員外郎游損請也上謂大臣曰士風陵夷以一官之故

宋盜此

父死匿喪以俟命蓋立法有未盡也朕謂濫與人官雖害法其體猶  
輕若風教不立使人飾詐苟得棄滅天理其害甚大况在法所當得  
乎損酌子也○癸亥大雨翌日輔臣稱賀上曰朕日來卧不安席夜  
半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關失每事循首殆遍恐旱災必有致  
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具文耳○是月樞密使張俊復往鎮江措  
置事務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議事不協故也俊因奏事乞促淮  
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  
出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  
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臣今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  
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八月辛未尚書吏部郎中李執試  
將作監吏部員外郎劉才邵守軍器監始除也上覽除目曰凡事必  
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之選也凡  
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卿監郎官必  
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  
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嘆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  
之謂不可不謹○甲戌樞密副使岳飛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萬

高宗 紹興十一年



俟尚既劾飛罪未報御史中丞何鑄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復交疏論之尚章四上又錄其副示飛乃巧免故有是命○甲申上曰水旱有數雖堯湯不能免艱難以來十餘年間未嘗無歲此天祐也然不可恃此不為之備祖宗置義倉以備水旱最為良法而州縣奉行不虔妄有支用侵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之可令監司視其實數或有侵失嚴責補還義倉充實則雖遇水旱民無飢病矣○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朝廷委任之意未嘗有異而近來妄分彼此莫相協和州郡或有闕乏監司不肯移那監司或有措置州郡不肯應副如此何以濟國乎可令御史臺察其尤者措置行遣庶幾協和共濟國事也○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秦國太夫人康氏卒于晉陵上聞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日下供給不許辭避○甲午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艱難未能弭兵斯民稅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覈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九月癸卯命軍器少監鮑瑀往鄂州根括宣撫司錢物先是湖北轉運使官汪叔詹以書白

宋監十

秦檜言岳飛頃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賞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副都統制張憲主之庶杜欺弊前二日詔都統制王貴與憲同掌上謂檜曰聞飛軍中有錢二十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數蓋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今遣瑀往縱不能盡若得其半亦不少矣又歲計所入供軍之餘小約亦數百萬緡比之頭會實斂不知幾戶民力可以辨此○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為寨先是朝廷命諸將更朝行在憲懼不得還乃妄申金人侵犯上流異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已為之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具所謀告之以統制官傳選為證貴即日以聞張俊在行府聞之遂收憲屬吏○戊申泗州言奉使官莫將韓恕歸至本州上諭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禍虜有休兵之意爾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先是將恕至涿州為金人所執至是宗弼將與本朝議和故縱之歸報焉既而宗弼引兵犯泗州破之淮南大震○甲寅建康府火○乙卯詔忠州團練使劉光遠赴行在奏事時金國宗弼以書



來朝議遣光遠往聘而光遠方以贓罪為監司所按故趣召之翌日  
光遠至行在上面諭以前罪一切不問遂以為利州觀察使而吉州  
刺史曹勛亦遷忠州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丙辰右護軍都統制  
吳璘及金國統軍胡蓋戰于刘家灣敗之初胡蓋與習不祝合軍劉  
家圈胡蓋善戰習不祝善謀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膺家城謂  
我軍必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先一日召諸將問何以必勝統制官  
姚仲曰戰于原下則敗原上則勝璘以為然既相視其地乃遣人告  
虜曰明日請戰虜聞之皆笑愈益不疑夜半璘遣仲與鄜延經略使  
王彥率所部銜枚直進渡河陟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約與虜對峙  
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間道以兵控膺家城戒曰虜根本在  
此若敗必趨入城汝等截門勿縱一騎入二將所部軍行寂無人聲  
又天大陰霧既上嶺列柵乃發火虜大駭倉卒備戰我軍已畢列游  
騎有聞虜酋以馬搥敲鞞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益振璘猶策習不  
祝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胡蓋恃其百戰百勝與習不祝  
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嘗虜果胡蓋勒兵已出與我軍合鑿擊  
數十璘輕裘駐馬陣前麾軍亟戰我師皆殊死鬪金人大敗遁去騎

宋監此

兵襲後斬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人驍將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  
虜將潰越陣挑逐既而大靡俘敵人馬數千偽軍降者乃餘人璘悉  
釋之聽其自便虜殘兵果趨城走張士廉違節制後期二酋僅以身  
入城率餘兵拒守璘圍之○戊午劉光遠曹勛辭于內殿遂命持虜  
帥報書以行○癸亥言者乞令有官人銓試並兼習兩場故事銓試  
有官人分五場曰經義曰詩賦曰時義曰斷案曰律義願試一場者  
聽議者謂試之以經義詩賦時義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刑統義  
斷案者欲使之明法令二者各兼一場庶使人人通古今明法令而  
無一偏之失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自  
臘家城班師初金統軍胡蓋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驛書  
命璘撤戍璘遂歸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  
世將勸耶世將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獻于行在命利路轉運判官郭  
游卿就俘獲中以聲音形貌驗得真女真四百五十人同日斬于嘉  
陵江上斂其尸以為京觀餘皆涅其面於界上放還虜氣大沮○冬  
十月丙寅朔上謂大臣曰人主之權在乎獨斷金國之主幼而無  
權歸臣下往年之和出於撻辣今年之戰出於兀朮或和或戰國之



母飛  
父子  
下大  
理獄

韓世  
忠論  
秦檜  
乞罷

胡世  
將獻  
捷

大事而皆不出於人主無斷如此何以立國知不足畏矣○戊辰川  
 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及金國萬戶通檢戰于寶雞縣敗之是日黎  
 明通檢將精兵萬眾出戰政賈勇士鏖戰縣旁至日晡政遣裨將將  
 騎突出陣後山上執旗以招虜望見大呼曰伏兵發矣乃驚而潰政  
 乘勝掩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乃擒之○己巳劉光遠等至虜軍  
 ○庚午秦檜奏上疏守備上曰艱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  
 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纔過防秋  
 便當為此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乙亥金國都元帥宗弼遣劉  
 光遠等還大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蓋虜欲亟  
 和故也○少保醴泉觀使岳飛下大理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  
 供通為收岳飛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秦檜乘此欲誅  
 飛乃送飛父子于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  
 己卯上曰凡事必謹於微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言制治于未亂保  
 邦于未危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所以  
 保全之也○壬午權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落權字充大金軍前通  
 問使知閣門事王公貴為福州觀察使副之國書但使之斂兵徐議

餘事○癸巳樞密使韓世忠罷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世忠既不  
 以和議為然由是為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世忠乃諫以為  
 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  
 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又再上章力陳秦  
 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世忠言者因奏其罪上留章不出世  
 忠又懼檜陰謀乃力求閑退遂有是命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  
 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特佐亦罕見其  
 面云○金人陷濠州○商州安撫使邵隆及金知陝州鄭賦戰克之  
 復陝州○起復川陝宣撫使胡山將圍上吳璘刻濟克捷之狀且  
 言臣詢客眾論皆謂璘之此戰比和尚原殺金平論以主客之勢險  
 易之形功力數倍據捉到蕃人供通虜中稱璘有勇似其兄之語璘  
 等為國宣力川陝用兵以來未有如此之勝伏望聖慈察璘智勇冠  
 軍優與遷擢以為盡忠許國之勸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  
 統制郭浩並乞優異推恩乃賜璘等詔書獎諭密賜世將黃金二百  
 兩茶藥有差初三將之並出也璘復捷刻濟政下隴州破岐下諸屯  
 浩取華虢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世將亦遣要約陝西河東忠義

高宗 紹興十一年



不以  
毀譽  
為賢

治道  
當以  
清靜

苟同  
性秦  
稽罷

光  
竄李

劉子  
有勇  
旗使

首領數十願為內應而金虜約和於朝廷秦晉之人殊惜之○十一月丙申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知洪州上覽除目曰迨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此州寄居多有造謗者不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為賢不常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齊威王封即墨而烹阿齊國大治蓋知核實以為政而不徇毀譽空言也○丁酉上曰唐太宗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可謂賢君矣然誇大而好名雖聽言納諫然不若漢文帝之至誠也人君惟至臨下何患治道之不成哉○戊戌言者請補試州縣小吏仍許告吏罪使補其闕以懲吏強官弱之弊上謂宰執曰此說若用則相告訐而州縣擾矣治天下當以清靜鎮之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常躬行此語○新通判利州陳敦厚召試館職以其上書言事故也敦厚又遺秦檜書言檜見幾似顏子任重似伊尹檜大善之令赴都堂審察遂召試以為祕書省校書郎○己亥參知政事范同罷同始贊和議為秦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右諫議大夫万俟卨因論近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而同輒於稠人之中貪天之功以為己有望罷其機務詔

宋監十一

十一

同以本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青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言者論迺者論迺者二使之還虜示欲和之意於國體無損而光乃陰懷怨望鼓唱萬端乘時誅訕罪不可赦秦檜進呈上曰司馬光言政之大本在於刑賞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逮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譬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因遣其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審定可否○乙巳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接伴使以中書言金使蕭毅已過界也毅等過江揭旗於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良臣見旗有異大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於吾之境則吾有死而已出境乃還之○丁未判大宗正事士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士儂數言事秦檜患之岳飛之下吏也士儂草奏欲救之語出檜乃使言者論之故有是命○壬子金國審議使蕭毅邢具瞻等入見乙卯御史中丞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



張浚不附

上不感

論晉武廢札致

岳飛

謝使○戊午蕭毅等辭行時朝廷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為界毅辭上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辛酉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張浚為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秦檜將議和遣工部員外郎蓋諒因事至闕中風浚使附其議當引為樞密使浚答書言虜不可縱和不可成檜不悅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先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在會稽嘗語其客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矣疇曰今日擔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辨者時李綱朱勝非皆在鼎曰伯紀藏一皆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卒如所料○十二月乙丑朔上謂秦檜曰和議已成軍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為營田則斂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為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丙寅上謂大臣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鮮有異端之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其上者惑於清靜之說而下者惑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禮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正心誠意者佛氏清靜之說果有以勝之乎至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即佛氏禍福之報也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法殊為可笑○壬申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天下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上曰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武帝字呼群臣又以珊瑚株助臣下以侈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癸酉秦檜言攷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群臣之言是則從非則不采嘗惑也○己亥何鑄等至軍前宗弼以書來索北人之在南者因趣割陝西餘地○癸巳岳飛賜死于大理寺飛既屬吏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二畏同鞠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至是万俟卨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俱以三十歲除節度使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虜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為擁兵逗留當斬御前軍統

高宗 紹興十一年



韓世忠 忠諫 秦檜

岳飛 忠賢 將

洪皓 忠賢 中事

制張憲坐收飛子雲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雲坐與憲書編可  
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為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  
命楊沂中蒞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參議官于鵬除名送萬安軍孫華  
送潯州並編管仍籍其質流家屬於嶺南天下寃之飛死年二十九  
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韓出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  
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二字何  
以服天下乎飛知書而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  
不知有軍至今號為賢將

且飛之將略亦嘗聞其大略乎飛起於効用者也平居憂  
國無所不為征討出師慷慨勇往隆冬按邊上有非我忠臣莫雪  
大耻之論盛夏出師上有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忘之語東下赴援  
而上有委身徇國竭節事君之嘆力疾先馳而上有國爾忘身誰  
如卿者之褒帥襄陽而克復襄陽鎮湖北而坐制湖湘焚蔡州之  
績奪虜州之糧而又偕率二軍指示方略自李寶曹州之戰以至  
張憲臨穎之戰凡十五戰每戰必捷虜酋相告謂撼山易撼岳飛  
兵難可當時有如飛者數十輩而置邊面是真所謂萬里長城者  
而檜乃屏棄之曾不甚惜何耶論音趣觀彼之所以迥迥不進者  
蓋亦以事幾垂成而為可惜也莫須有二字強以傳會欲加之罪其  
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寃直欲籲天而無從也鵲鳥盡  
良弓藏狡兔死良狗烹北為不能保全功臣者說也况鵲鳥猶未

盡而狡兔猶未死者也

飛之死不厭衆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  
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  
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  
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木也於穎昌則以背嵬八百於  
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  
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木有必殺飛而后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  
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謀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乃俟高以願  
備鐵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誣告自送防而得驟車挑  
政罷榮傳選之徒亦以阿附並沐累遷之寵附會其事無所不至  
而莫須有三字出忠終以為無以服天下飛死世忠罷中外大權  
盡歸于檜於是盡逐君子盡用小人矣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虜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  
隨軍今不敢携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  
擊再造猶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守江南歸之可也獨不監侯景  
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讎則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有之彼知中  
國有人益生懼心張浚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并問李綱趙鼎安  
否○廣西買馬增數

紹興十二年春正月壬寅詔建國公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差提  
點官并都監○癸卯上謂大臣曰朕於宮中無嗜好惟好觀書考古

高宗 紹興十二年



知法 飛 指 飛 指 飛 指

飛 指 飛 指 飛 指

人行事以施於政凡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人點姓名何所益也

稽經以出治猶按醫以治病也造之不深則醫或至於殺人而治或至於害天下帝王之孝尤貴自得深造之則默然而識矣左右逢原則神明生焉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二畏同班入對以鞫岳飛獄畢故也尚書省乞以飛獄案令刑部鑊板徧牒諸路有進士知浹者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浹上書訟其冤秦檜怒併送大理獄成浹坐决杖送袁州編管云先是提舉洪州玉隆觀薛弼為飛參謀官與飛厚秦檜之閑居永嘉也弼舊游其門万俟卨又善之繇是無一詞累及飛之在鄂也有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贓敗遂依飛軍中飛亦厚待之至是輔遣其子孝忠上書指飛為姦凶陰合檜意檜喜由是脫罪籍尋擢知普州○辛亥增福建鹽鈔錢十萬緡以鬻鹽增羨故也○二月己巳上謂大臣曰征戰之事各有地利北狄騎兵雖中國所不能及若要馳騁於江淮恐未易得志孫權徧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之力終不能渡江晉室微弱而符堅百萬之眾敗於淝水拓跋魏雄據中原而歷六朝衰亂終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無道如孫皓者豈能致此兵之得志乎今但修政事嚴武備北兵雖強不足畏也○辛未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太祖以英武定天下仁宗以兼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設之詳可見於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道成矣○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為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上尤所鍾愛制下日者尤若訪私謂祕書省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二字有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己卯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壬午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上曰朝廷分道置使正欲機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贓污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臺諫論列者當併緝之○丙戌上曰學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上又曰福建所買牛第一綱可發來臨安借與人戶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朕嘗畫以人耕田之象置于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丁亥言者請自今鞫獄必差經任人上曰文學政事在孔門中自是兩科今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之鞫獄安能盡善也其從之○戊子金主賈大赦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

宋史十一

十一

高宗 紹興十一年



洪皓  
二子  
中利

宰執  
私奉  
人

洪皓  
忠義  
之報

如  
嬰策  
附會  
和議

行理索候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何鑄曹勛  
至金國見曾於春水開先殿具陳上意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所請  
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還梓宮太后且遣鑄等還○辛卯給事中知  
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右承務郎洪遵敕賜進士出身沈介右  
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遵适弟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進讀上曰是洪皓  
子耶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遣上又言遵之文於  
三人中最勝既遂以遵為祕書省正字介适並為敕令所刪定官自  
中興以來詞科入選即入館自尊始○是日鎮江府城外火延入城  
中遂及大軍倉燔米麥四萬解芻六萬東公私室廬被焚者甚衆守  
臣劉子明坐貶秩時太平州池州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三  
月壬寅普安郡玉出閣就外第命行在宗室正任已上悉送之○辛  
亥上謂大臣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已講和今通好休兵其利博矣  
士大夫徂於偏見以講和為弱以用兵為強非通論也○乙卯上御  
射殿引南省舉人何溥已下是舉兩浙轉運司秋試舉人凡解二百  
八人而温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溥永嘉人也

宋鑄

秦檜

居求嘉引

州人以為黨助吳表臣林待

宋鑄

十一

聘號黨魁名為從官實操國柄凡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  
更相扳援其勢炎炎日遷月擢無復度是年有司觀望所解溫  
士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姪與選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  
翻名公道在孤寒且向此中求今不然矣

丙辰起復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薨于仙人關○辛酉秦檜等賀上  
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洪皓在燕先報太后歸耗上謂檜曰皓身陷  
虜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皓之二子並中詞科  
亦其忠義之報也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夏四月庚午  
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熈對策言天子  
建國右社稷左宗廟是故社稷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則  
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謂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為定都之制舉人  
陳誠之策言聖人以一身之微臨天下之大惟度量廓然舉天下之  
大綱之習中而成敗得喪不能為之芥蒂斯綽綽有餘裕矣成湯不  
愛犧牲染盛以事葛伯文王不愛皮幣犬馬以事昆夷漢高祖解平  
城而歸飾女子以配單于終其身而無報復之心故韓安國稱之曰  
聖人以天下為度光武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故馬援稱之曰恢  
廓大度同符高祖蓋帝王之度量兼愛夷夏之民不忍爭尋常以斃



私奉  
庸為  
倫魁

獻奉  
迎兩  
官錢

權場  
之法

兵善  
異用

吾之赤子也。揚邦弼策，言陛下躬信順以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又論吳越之事，以為使越王與大夫種范蠡不量力度時，輕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賢君相所宜為也。有司定燔第一，誠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檜引故事，辭而降為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五品服，自誠之已下，賜第者一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辛未，上御射殿，放合格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八人。武舉正奏名陳鸚等五人特奏。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為例。○辛巳，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暎等獻本司錢十萬緡，銀五萬兩，以助奉迎兩宮之費。詔令戶部椿收專充迎奉支用上。曰：若常賦之外，不取於民，庶幾副朕愛民之意。朕在宮中服食器用，惟務節儉，不敢分毫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周公作无逸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率皆獻助矣。○丙戌，通判湖州秦棟直秘閣，擢檜弟以其姪燿遜所得職名為之請也。○五月甲午，川陝宣諭使鄭剛中為川陝宣撫副使。○甲辰，詔諸州軍無教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上謂

宰相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致前。世興衰治亂，以為龜鑑，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知盱眙軍，措置權場。凡權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權場博易，俟得北貨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賈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厘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贖鎮而金人亦於諸州置場。○辛亥，漢州布衣陳靖特補右迪功郎，靖獻中興統論于朝，給事中程克俊等五人共薦之，乃有是命。○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詩，賜各三首，會刑部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之歲，附吏部銓試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為合格。○六月乙丑，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沾足，歲事有望，誠可喜者。秦檜曰：此乃聖德感召和氣所致。上曰：天人相因，朕於人事雖敢不怠，至歲事則當歸功于天也。○鎮西軍節度使吳玠來朝，召之也。既對命坐，賜茶，上問玠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玠曰：先令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他日上以語輔臣，且曰：玠善用兵，此正孫臖三馴



馬王

不用王氏經義

武臣子弟各試換文

讀書思聖人意

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已巳提舉亳州明道宮鄭億年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朝廷咨金人書許以所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億年得留焉。○辛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責授高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為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乃善。○已卯尚書省言金人使胡威將軍高居安乞從皇太后一行前來詔知閣門事曹勛充接伴使。○壬午言者乞稍寬私鹽之律以謂州縣之間慘酷冤濫不知幾何欲望小加裁損輔臣進呈上曰古今異事今國用仰給煮鹽者十之八九其可指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為亂得乎。○癸未有舉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為言者所論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秋七月癸丑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詮文過飾非益唱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邇若不懲文殆有甚焉者矣伏望陛下重行

宋史卷二十一

十一

竄逐以伸邦憲詔詮除名新州編管。○戊午詔忠訓郎吳援令川陝宣撫司召試策一道保明取旨與換文資援璘子也璘以初除團練承宣使恩例為之請上許之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上覽奏謂大臣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才後難得矣樞密使張俊曰試而後換可也上大以為然。○戊午新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剛言湖外米平乞行收糴上諭大臣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滿之則民免流亡之患其即行之。○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和尚方山原地於是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兵玠地分合割還大金從之。○丙寅皇太后渡淮時上遣皇弟韋淵往牙遂喜從以歸。○簽書樞密院事何鑄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楫交章論鑄之罪故有是命。○丁卯上謂宰執論經術因曰朕每讀書未嘗苟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秦檜曰孟子云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上曰聖人以所自得者垂法後世又焉用欺秦檜曰陛下以通經得五帝三王心傳之妙人臣何幸自古不遇治世之主則為人臣誠有難處今陛下以經術出治人臣因以託日月之光

高宗 紹興十二年



王庶  
二子  
秦

論漢  
唐優  
劣

論內  
侍用  
事

迎太  
后歸  
宮

傳諸不朽豈非幸會上曰讀書不適用則不若愚人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為患更甚擢曰陛下持此心揆天下之事無不灼見底蘊矣○庚午責授鄧德軍節度副使王庶卒于道州許歸葬其子之苟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甲戌御史中丞万俟卨為參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上頤高曰勉為朕行高頓首謝上諭大臣曰和議既定內治可興秦檜對曰以陛下聖德漢文帝之治不難致上曰朕素有此志但寡昧不敢望前王檜曰漢文帝文不勝質唐太宗質不勝文陛下兼有之上曰唐太宗不敢望文帝其從諫多出矯偽檜曰文帝能容申屠嘉而太宗終恨魏證其為真偽可見上曰朕謂專以至誠為上太宗英明有餘誠有所未至也檜曰太宗之用智誠不及文帝之性仁也上曰然○丙子上諭大臣曰聞大金內侍有用事者今內侍中寄資有犯雖降官然俸物不減何以勸懲今小者有犯可恕即恕不可恕即撻之庶使知懼且云唐末內侍如田令孜輩群唱為亂者良由天子縱之所致朕今在宮中都知押班御藥素號最親密者非時未嘗見見未嘗不正色○已如上謂大臣曰比聞大金中宮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者

宋監二十一

無非真珠鞍鞵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意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彼侈心一開則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糊孫及鸚鵡孔雀獅子猫兒上亦令搜訪與之上曰敵使萬里遠來其所須如此朕何憂哉○辛巳上奉迎皇太后于臨平鎮初后既渡淮上命奉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逆于道至是自至臨平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二人普安郡王從上初見后喜極而泣軍衛懽呼聲振天地○壬午皇太后還慈寧宮后聰明有遠慮上因夜侍慈寧語久冀以順后意后令上卧且曰聽朝宜早起不然恐妨萬機上不欲遽離左右后遂示以倦意上不得已恭揖而退太后復坐凝然不語雖解衣登榻交足而坐至三四鼓而後就枕嘗謂上給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蓋分則自為彼我其間後人希旨必肆間言自古兩宮失懽未有不由此者

通鑑曰

太后之未歸也則諭以至誠太后之將歸也則示以喜色

臨平奉迎瞻慈容而感泣慈寧居養侍乙夜而忘疲壽慶啓燕林觴奉儀雍々乎其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應肅々乎其敬也當時父老童稚且嘆曰不圖今日聖神母子重懽如此是其孝於事親

何如也

高宗 紹興十二年



庚子。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宮登舟。易總服。百官皆如之。辛丑。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梓宮皆至。行在。○是月。朝廷答金國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金人遣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弃和尚方山原。以大散為界。於關內得興趙原。為控扼之所。

**大軍記曰**。紹興十年。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各於秦檜而檜傲然不。動。順昌既捷之後。先窺趙鼎。鼎而人無敢言矣。拓皋既捷之後。盡罷。諸將而兵隸御前矣。向者戰敗而求和。今則戰勝而求和矣。向者戰敗而弃地。今則戰勝而弃地矣。向者使命之費。猶有限。今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而賀禮。又有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匹。矣。岳復唐鄧張俊吳玠復商秦吳玠復方山和尚原。皆間關百戰而後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盡割入于虜。聽其分畫矣。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樊賓宗。綱田荊州。皆累田經理。而後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虜劫屯田軍于河南矣。吾國之民。不肯入虜。殺之猶不從。而朝廷必以與虜使遺。黎飲泣。內恨而中原之人心失矣。李世輔不顧其親來歸。兀术畏避。其忠勇乃置之謫籍。而中原豪傑之心失矣。士大夫陷沒虜中。家屬有在。中國者。徇虜人之情。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井。所而吾國衣冠之氣。沮矣。張俊深忌劉錡。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遂與檜謀。斥錡而殺飛。而天下忠憤之氣。皆沮矣。

○九月乙未。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密使。○壬寅。大赦天下。○乙巳。

宋監卅一

十一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為大師。封魏國公。是日檜入朝。至殿門外。上遣幹辦御藥院江諮賜以玉帶。使服之。而入檜辭。上曰。梓宮歸葬。慈寧就養。皆卿之功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冬十月乙亥。翰林學士兼侍講翊善程克俊。會書樞密院事。秦檜之除太師也。克俊草其制詞。有曰。廟筭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為必歸。檜大喜之。○丁丑。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進封秦魏國公。用蔡京故事也。檜辭不拜。○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國公。○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進封潭國公。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楊國公。○丁亥。詔福建專置提舉茶事官一員。置司建州。先是建州歲貢片茶二十餘萬斤。葉濃之亂。園丁亡散。遂罷之。以市舶官兼茶事。上祀明堂于臨安。始命市五萬斤為大禮賞。已而都督府請如舊額。發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淮。及與榷場。遂取臘茶為推茶。本尋禁私販。官盡推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及是將鬻建茶於臨安。始別置提舉官專一發賣。○十一月壬辰。左朝散郎黃達如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為盛事。望宣付史館。然後褒功罰罪。大

高宗



張俊

李椿年乞行經界

議復太學

秦檜子羽

劉光

明黜陟將前日異論沮謀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議者重加旌賞庶  
 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留滯抑鬱不平之氣詔禮部侍  
 郎兼實錄修撰王賞編修付史館達如建陽人嘗知南雄州以贓罪  
 為提點坑冶官韓球所按代還奏事乃上此奏焉○癸巳樞密使張  
 俊為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封清河郡王初  
 太師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  
 謀及諸將已罷而俊居位歲餘無請去之意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  
 邈論其罪邈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為宅基大男楊  
 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于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上  
 曰俊有復辟功無謀反之事皆不可言會樞密使孟忠厚竣事還朝  
 而邈又言俊之過俊乃求去位遂有是命○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  
 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及坊場戶虛供抵  
 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  
 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  
 田稅偏重故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按其  
 籍雖三十九萬餘然實入才二十萬耳詢之士人其餘皆欺隱也望

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之天下則經界止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  
 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  
 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乙未  
 檢校少保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保國朝故事未有  
 以保傅為管軍者論者惜之○己亥詔太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  
 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  
 執曰太學教化之原宜復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  
 中今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之乃命禮  
 部討論取旨○辛丑言者論陛下斥遠姦邪與腹心之臣一德以定  
 大計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丕變作為  
 不靖有害治功伏望屏置遠方終身不齒詔榜朝堂○知鎮江府劉  
 子羽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楸論其專任私意變亂  
 是非也先是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間暇時修城壘厲器械  
 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已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汝楸  
 論其罪遂罷歸○和衆輔國功臣太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充  
 萬壽觀使楊國公劉光世薨于行在年五十四詔贈太師光世蚤貴



小劫  
王庶  
罪

熊彥  
詩阿  
秦檜

張西  
民多  
飢死

劉大  
李固  
李監

其為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咎之。○丙午詔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王庶令赦更不檢奪實文閣待制曾鞏猷閣直學士李彌遜並落職權中書舍人程敦厚章制曰方同惡而相濟肯信君子以為必歸建寧親而解憂是宜國人皆曰可殺時庶已死而秦檜未知也。○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于紹興府年七十二上知其貧特賜錢三百緡。○庚戌樞密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罷判福州。○左承事郎張戒特勒停。○十二月辛酉童子張若叟九歲其弟若卿七歲能誦書詔並免文解一次仍以束帛賜之。○庚午禮部乞太學養士權以三百人為額上曰太學師儒之官雖選經術當先德行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風俗又曰朕以天下財賦養天下士大夫以天下公器處天下士大夫要使人人盡心職業朕何愛爵祿哉。○丙子主管台州崇道觀熊彥詩知永州彥詩坐趙鼎客閑廢累年及是秦檜除太師彥詩以啓智之有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檜喜繇是稍復錄用。○庚辰高閱守國子司業闕注為太學正始除學官也。○上覽除目曰朕無一所好惟闕書作字自然無勸尚書史記孟子俱寫畢尚書寫兩過左

傳亦節一本。○癸未以太師秦檜生辰錫宴于其第自是歲為例。○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瀾灑皆竭五穀焦槁秦民無以食爭西入蜀川陝宣撫使鄭剛中以誓書所禁不敢納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為奴婢郡邑蕩然矣。

紹興十三年春正月癸巳醴泉觀使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紐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仍賜詔獎諭。○庚子遣太師秦檜冊加徽宗謚曰躋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辛丑立春節學士院始進帖子詞百官賜春幡勝自建炎以來久廢至是始復之。○癸卯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為國子監大學舊大學七十七齋今為齋十有二曰提身伏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正養志誠意率履循理時中。○丁未安吉縣布衣談庚言本邑去秋有圓瓜並蒂合而為一此實皇帝孝治天下故見祥瑞以昭天意詔勿受自今有似此投獻者皆却之。○己酉上謂宰執曰朕不畏多事事若多必入思慮大抵無事則怠忽易生不可不戒。○詔大理寺丞袁祐燕仰之往靜江府推劾提舉江州太平觀胡舜陟不法事以聞先是舜陟帥廣西因奉詔討郴賊駱科餘黨以饋餉不繼與轉運

高宗 紹興十三年



胡靜  
陸之  
嶽

李文  
會言  
會事

封韓  
世忠

先課  
試

副使呂源有隙源即奏舜陟因生日受知邕州俞騰百金又盜官馬八百餘匹贓汚僭擬傲慢不恭又以書抵秦檜言舜陟非災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遂奏遣補等雜治○戊午右迪功郎畢良史獻春秩正辭二十卷遂特改京官

良史初補文學既得三京地東京留守司裨權知東明縣良史乃搜求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金人敗盟良史乃教學講春秋及復得還歸乃盡載所有骨董而至行在止大喜於是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號良史為骨董

二月乙丑殿中侍御史李文會入對文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義之說曰陛下至孝格天文德來遠慈寧以寧親求固以寧神偃兵息民天下大安則其仁固大矣曩者金人犯闕陛下毅然請行志存宗社及登大寶力圖恢復任賢去邪斷自宸衷而宗社再安則其義固大矣臣以是知陛下足以大有為願慎守此道而力行之太平之基實在於此後五日上謂秦檜曰文會力陳仁義甚善朕今錄一本置之几案欲常觀鑒○丙寅上曰為君不知春秋味為君之道為臣不知春秋味為臣之道此書褒貶甚嚴真萬世之法上又曰為政之要在辨忠邪此治亂所由分也秦檜曰書生喜論王霸臣謂

宋孟十一

十一

推誠任德是為儒學施於有政是為王道挾術任數是為雜學施於有政是為霸道上以為然○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進封咸安郡王張俊勳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故為秦檜所厚顧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于官乃有是命○己巳上謂大臣曰古人琴制不同朕今出意作榘樣以示不忘武備之意○乙亥蠲雷化高融且廉邕欽賀貴十州免行錢用去年七月詔旨也○乙卯國子司業高闕言太學者教化之本而最所當先者經術是也自漢以來多置博士而後世所得詩賦論策皆經術之餘耳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一周之每月有試季一周之亦皆以經義為主而兼習論策為三場苟加一場則旬課季攷之法遂不可行臣今參合條具太學課試及課舉二場事件第一場大經義二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欲以詩賦第三場以子史論一首并時務策一道求為定式閱又言今比歲郡國雖有學而與選舉不相關今參取祖宗舊制通以當今之宜補太學生以諸路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曾犯第二等以上罰或雖不住學而曾經發解委有士行之人教授保委申州給公據赴國子監補試諸路舉人以住本貫學半年或雖不住學而兩

高宗 紹興十三年



預釋莫及齒于鄉飲酒禮者本學次第委保教授審實州縣取應仍  
自紹興十四年為始皆從之

竊謂曰或者乃曰勇勢如焚國勢如絳彌文馮典何暇蒐舉得無  
蹈宣靖之覆轍乎愚應之曰不然科舉固所以沮天下豪傑之氣  
亦所以收天下豪傑之心當是之時苟無科舉以取之學校以養  
之則士之不知愛重者不入于勇則入于盜矣張九成之策李時  
由而來哉

辛巳秘書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並為尚書吏部員外郎先是日曆  
所修書自建炎元年至去年成五百九十卷秘書少監秦熿因與揚  
英等書皇太后回鑿本末上之壬午詔熿揚英執羔各進官一等自  
秦檜再相取其罷相以來一時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章疏或奏對  
之語稍及於已者悉皆更易焚弃由是日曆時政記亡失極多不復  
可以稽攷逮其擅政以來凡所記錄莫非其黨奸佞之詞不足以傳  
信天下後世矣○貞州州學教授楊邦弼左迪功郎陳鵬飛並為太  
學博士初除博士員也○詔令臨安府長靈宮創于新莊橋之西以  
劉光世賜策為之築二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昭憲而下二  
十一后居後

秦檜  
焚毀  
事

**大事記曰**

秦檜始則倡和議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終則飾  
虛文以為中興使一世酣豢於利欲之中奉賊稱臣而不以為恥  
志雖事虜而不以為怪用夏變夷而不以為非其弊可勝言哉國  
家靖康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陵寢郊  
社之所盡棄之虜禮器樂器犧牲彝鼎駕輅用冕鹵簿儀仗之物  
盡入于虜渡江以來庶事草創皆至檜而後定然耕籍朝覲祀明  
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碎雍靈臺明堂籍田光武平隴蜀後  
事也今果偃武修文時耶果息馬論道時耶宮室雖備而忘前日  
刈幸之懼矣郊廟雖其而忘前日宵旰之憂矣朝儀雖肅而忘前  
日扈從之勞矣文物雖新而忘前日根括之慘矣趙鼎告高宗曰  
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  
志止虜乎洪皓曰錢塘曹若而太廟是靈宮皆極土木之華豈非  
示無中原意乎

立三  
年首  
親法

三月辛卯詔宴殿陳設止用絳黃二色勿以文繡上以祖宗朝殿惟  
但用純綵後來寢多文繡故屏去之也○國子司業高闕請杜學人  
依徽宗御筆復立三年歸省之限以彰孝治上曰舊有九年之法至  
徽廟方改作三年豈有士人九年而不省其親者乎其從之○乙未  
詔文宣王廟前立戟二十四○乙巳詔臨安府建太社太稷○丙午  
詔臨安府同殿前司修築園立于龍華寺之西○辛亥湖州言自廢  
廣德湖田歲失官租三千餘斛請復以為田從之○夏四月壬戌知

高宗 紹興十二年



民重  
以農  
為先

治農  
論  
居

障球  
括銅  
之擾

監司  
失按  
廢事  
降官

嚴州淳化縣孔括為右官義郎先是浙西提點刑獄公事王鈇言括  
治狀輔臣進呈上曰可與轉一官令再任任滿更與陞擢縣令最親  
民而負最多難於一一選擇但有治狀者進用之有過惡者黜責之  
使知所勸懲則人自勵而不害吾民矣○癸亥詔禮部以鄉飲酒儀  
制鏤板通行郡國○庚辰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等乞依元祐古亦  
於華亭置閘以捍賊潮上曰今邊事息當於民事為急民事當以農  
為先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為農而下以農者天下之本置閘其利以  
遠不可憚一時之勞也乃令叔獻措置○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寄  
居士大夫干擾州縣又監司郡守類皆親故莫敢誰何望嚴加戒約  
儻或不悛令監司郡守密具姓名聞奏重賞典憲不以赦原從之時  
士大夫與秦檜論者多奉祠里居或僑寄他郡自是以次被罪矣  
○丁亥國子司業高闕言舉人春秋欲依舊制止以正經出題從之  
先是有旨許於三傳解題出題謂如此則是三家者與六經並行  
以春秋之法繩之三家者當被替聖作經之罪乃下禮部如所請○  
是日蒙國復叛金主會命將討之○閏四月戊子朔上曰祖宗時殿  
宇皆用赤土刷染飾以桐油蓋以國家尚火德故也所以只用赤土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桐油者弊則易以更修後來多用朱紅漆不惟所費不貲且難以修  
整檜等曰此有以見陛下追述祖宗之儉德也○己丑立貴妃吳氏  
為皇后○丁酉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韓琦請籍坑  
場戶姓名約定賣納銅數許之時郡邑或毀錢為銅以應其命民大  
以為擾其後歲收銅二十萬斤鐵二十八萬斤鉛十九萬斤錫二萬  
斤皆不登祖額○戊戌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前知閩縣李汝明職  
汚上謂大臣曰縣令最眾安得人人而知之若一一待臺諫論列何  
用監司今後職汚人為臺諫所論而監司失按發者量與降官庶知  
所懲行之數年職吏自然少矣時本路提轉黃績厚陳楠贊允中余  
應求已代去皆貶秩焉○己亥詔紹興府守臣即直秘閣陸真家錄  
所藏書以實二館○壬寅詔入戶應管田產雖有契書而今來不上  
砧基簿者並拘沒入官用兩浙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李椿年請也時  
椿年行經界法量田不實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覆視龍游縣  
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首復改正又謂每  
保各圖頃畝林塘十保合一大圖用紙二百番安所展視椿年聽其  
言輕刑首實良眾○甲寅上諭大臣曰昨日上殿楊大任其人昏老

高宗不紹興十三年



難當郡寄可處以宮祠以此等人作郡臺諫欲論又無顯過但千里之民陰被其害今後郡守卿等宜審擇之○乙卯參知政事王次翁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五月詔奉議郎張九成作與宮觀人令南安軍居住九成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交結趙鼎之甚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檜曰陛下知人之明如此誠帝王之大德也既而右司諫詹天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為之首徑山僧宗杲從而和之今宗杲已遠竄為之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為傾邪者之戒故有是命○乙丑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節制諸將極其尊嚴三都統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及右護軍都統制吳玠陞檢校少師來謝語主閣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容璿皇恐聽命○丁卯右迪功郎何補獻中興龜鑑十卷詔遷一官○辛未詔左從事郎鄭厚自今不得差充試官及堂除厚嘗著書號藝圃折衷其言有詆孟軻者駕部員外郎王言恭言于朝詔建州毀板其已傳播者皆焚之○壬申詔國子監置博士正錄各一員學生權以八十人為額○丁丑天申節宰臣率百官壽京官任寺監簿

宋高宗

卷五十二

已上及行在陞朝官並赴始用樂近臣進金酒器銀香合馬郡縣錫宴如承平時○壬午上諭大臣曰太后未與皇后相識今此一見便相喜如太后飲食衣服皆皇后親自供承太后未嘗有所需求每云飲食衣服只取飽暖不欲以細故擾思慮自太后歸朕於宮中事更不費力遂得專意外治○六月戊子倉部員外郎王循友言國家平昔漕發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餘萬和糴之數又在其外而近歲上供之數纔二百八十餘萬除淮南湖北凋殘最甚蠲放之外兩浙號為膏腴沃衍粒米充羨初無不耕之土而較之舊額亦虧五十萬石此蓋稅籍欺隱寡強巨室詭名挾戶多端以害之也比者兩浙漕臣建議欲正經界朝廷從而行之若使盡窳隱田庶幾供輸可足舊額欲望訓敕諸路漕臣各令根檢稅籍之失上謂輔臣曰所論可行蓋農桑衣食之本然須有所勸懲勿為文具○壬辰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蔡燾不法勒停上曰不按發監司須當行遣天下事必待臺諫論列臺諫豈能盡知之監司乃朝廷耳目豈可坐視不舉於是提轉王鈇李椿年張叔獻皆坐降官○癸巳壽星院乞撥放度牒上曰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即非毀其教



不許  
度  
不許

轉對  
人自  
此不  
言事

胡舜  
靜江  
嶺

求遺  
書

有好釋氏者即崇尚其徒一者皆不得中朕於釋氏但不使其太盛  
 可言者皆欲多鬻度牒以資國用朕謂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  
 百千而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任撥十數年其徒當  
 自少矣○戊戌輔臣准呈鈞容直乞推賞上曰樂人無出官法可與  
 支賜及轉資昔有教坊官求為郡者太祖以唐莊宗為監不與之止  
 令於樂部遷轉此祖宗之良法也○吏部員外郎周執羔轉對乞戒  
 諸路監司檢視簿書無主簿書押考又乞廣行搜訪徽宗御製皆從  
 之○辛丑温州進士蔡大中上書獻太平十慎論詔與永免文解○  
 壬寅發善樞密院事程克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甲辰全州文學  
 師維藩權國子監國子司業高閔等言維藩博通古今士人推服建  
 學之初宜得老成誘掖後進輔臣進呈上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  
 心術正者為之將以經旨諭後進一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為害不  
 小○庚戌金人遣通問使洪皓張邵朱弁還行在中興奉使幾三十  
 人生還者二人而已○癸丑上謂輔臣曰近觀諸郡所奏便民五事  
 固有法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看詳其便民  
 者即與施行無事虛文也○是月提舉江州太平觀胡舜陟死于靜

宋高宗二十一年

十一月

江獄初大理寺丞燕仰之表桡至靜江遂以舜陟屬吏居兩旬辭不  
 服而死舜陟再守靜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皆為之哭丐者亦斂數  
 十千致祭既而舜陟妻汪氏訴于朝詔左朝奉郎通判德慶府洪元  
 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上  
 謂秦檜曰舜陟從官兼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於是仰之桡皆送  
 吏部○秋七月戊午上謂大臣曰昨訪遺書今猶未有至者朕觀本  
 朝承五代之後文籍散逸太宗留意於此又得孟昶李煜兩廬所儲  
 益之一時始備南渡以來御府舊藏皆失宜下諸州搜訪其獻書者  
 或籠以官或酬以帛蓋教化之本莫先於此也○己未復置國子監  
 書庫官一員○甲子詔求遺書○丙寅上謂秦檜曰朕嘗與卿言恢  
 國用足日蠲賦以寬民力若一槩除之又恐用或不足浙西駐蹕之  
 以民供不易臨安尤甚本路二等下戶與蠲一料庶貧民被實賜也  
 ○壬申詔兩浙民戶丁塩錢多欠負者其除之上曰民間所以不舉  
 子者止以是也朝廷法禁非不嚴終不能絕其本乃在於此○是日  
 兩霄○初命國子司業高閔等補試生員四方來者甚眾丙子有司  
 上合格三百人以徐鑾為首○癸未奉安至聖文宣王于國子監大

高宗 聖與二十一年



高開  
乞幸  
孝

優賜  
洪皓  
金幣

武臣  
不宜  
治民

論策  
宜

成毅命大師秦檜行禮時監學初成上自題賜書閣榜曰首善○八月丙戌遣權吏部侍郎江邈奉迎景靈宮萬壽觀祖宗神御于温州自海道至行在○丁亥有司言將來郊禮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事天以誠為主如器用陶匏之類貴其質也若惟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本意○乙未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高閱之率諸生上表請車駕臨幸太學上曰太宗幸學嘗令學官講經及各有恩例其令有司檢故事來上既而閱侍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閱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以謂陛下方便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宜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言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戊戌徽猷閣待制洪皓至自金國上即日引見內殿諭皓曰卿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賜內庫金幣鞍馬黃金二百兩帛五百匹象齒香綿酒多其甚衆朔日見于慈寧殿帝人設簾后曰吾故識尚書矣命撤之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虜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大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檜不悅謂其子秘書省正字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

宋史十一

十一

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須知黃鍾大呂乃可○壬寅左朝散大夫宋宙知興州還入見乞諸路州學已嘗治者並置教授員又請罷諸縣武令上曰學官須逐州置昨已降旨宜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武官安能治民然亦難頓罷第令宣撫司以漸易置可矣○丁未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王鉉獻太元經解義賜白金三百兩○已酉上與宰執論權買事因曰今漕司各管一路有無不能相通宜依舊來發運置都轉運使一員通管諸路米賤則采米貴處粟如此則有濟公私皆利可於從官中選通曉錢穀者付之秦檜言劉晏能運萬貨低昂使天下無其貴賤而物常平上曰漢唐以來所可稱者晏一人而已自來人多耻言財利不知國家之所急孟子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豈小事也○庚戌詔諸路監司守臣講究實恤民力事件○壬子初錢塘江有石隄以捍水故無水患歲久隄且圯乃置捍江兵二千人專令采石修隄人以為便○九月甲子權直學士院洪皓出知饒州時金人來取趙彬輩二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誼不與虜既限准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恃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彼

高宗 紹興十二年



洪皓  
竹素  
檜出

秦檜  
孫魏  
良臣  
等

旌梁  
斥活  
退

張燾  
成都  
之政

將謂秦無人而輒我矣若恐以不與之故致渝盟宜謂之曰侯淵聖  
 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秦檜大怒皓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弁之不取  
 緩急何以使人初檜在完顏昌軍中昌攻楚州久不下欲檜草檄諭  
 降有室揆者在軍知狀皓與檜語及虜事因曰憶室然否別時託寄  
 聲檜色變而罷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即奏皓貪戀顯烈不求省母若  
 久在朝必生事端望與外任檜進呈因及宇文虛中事上曰人臣之  
 事君不可有二心為人臣而有二心在春秋之法皆所不赦乃命出  
 皓○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戶部侍郎沈昭遠並罷良臣與秦檜里  
 舊一日言於檜曰昨日不寐偶思得一事非晚郊祀如遷客之以在  
 遐方者可因赦內徙以召和氣檜曰足下今為何官良臣曰備員吏  
 部侍郎檜曰且管銓曹職事不須胡思亂量侍御史李文會即奏良  
 臣卑凡昭遠朋附乃以良臣知池州昭遠知袁州○丁卯左司諫詹  
 大方論張邵奉使辱命乃以邵主管台州崇道觀已而邵又遣秦檜  
 書言虜有歸淵聖及宗室諸王意勸其遣使迎請於是檜浸怒之○  
 戊辰上謂大臣曰諸更有隆老廢疾之人依臨安例令官司養濟窮  
 民無告王政之所先也○壬申尚書右司郎中梁弁稱疾乞奉祠上

宋史卷九十八

卷九十八

曰士大夫有操守安分而以疾乞去者甚可惜不比奔兢之人朕嘗  
 觀寶訓太宗朝士人有奔競躁進者必痛抑之抑奔競則廉耻之道  
 興乃除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癸酉左朝奉郎知建昌軍李  
 長民言宣和以前應知道令佐階術並帶主管學事自軍興以來學  
 校之教中輟今和議既成儒風復振謂宜依舊結銜以示聖朝優武  
 修文之意從之○丁丑詔知成都府張燾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  
 初壽開府適當歲旱大發積粟以振飢民撫存黎雅番部禁戢貪吏  
 開修渠堰蠲落江田稅決遣獄訟修文翁舊學時與諸生講論經旨  
 政無不舉蜀人大悅○冬十月己丑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  
 司敕令秦檜等上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小學敕令格式二十五卷  
 ○戊戌詔川陝諸州秋試舉人並用六月前鎖院先是成都府路安  
 撫使張燾乞春月發解庶使得解舉人可赴行在省試禮部言自來  
 發解年係三月降詔故改用夏季焉○己亥上諭大臣曰自今宗子  
 許於所在入學令與寒士同殿第別作齋仍選士人為長諭庶盡變  
 積習又行皆可取也○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于圜丘太祖  
 太宗並配

高宗示 紹興十三年



龍圖閣

過宗廟則必有敬心見墟墓則必有哀心桐宮為自然自  
文之地郊祀見基命宥密之意今景靈之輪奐一新園丘之規制  
一定風景雖殊山河巔異固不能不起秋風黍離春日蒲柳之嘆  
然天子建國宗廟為先祭祀之典天地為重鳴條之節正可告于  
皇天孟律之降亦當類於上  
帝則郊祀之幸亦未害也

論觀  
性書

恐市  
民錦

內侍  
不可  
預事  
薦人

論祖  
宗素  
才

遷賜  
北使  
弓矢

丁卯秦檜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侍從官不惟觀陛  
下書法之妙又令知陛下聖學不倦如此上曰朕之性與人異無事  
惟靜坐觀書所得甚多又曰朕觀古之人君有嗜殺人者蓋不能養  
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更無事貴為天子誰能制之若不知足更為  
侈靡宋有不亂如唐明皇是也時上所寫六經與論語孟子之書皆  
再檜因請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己巳福建  
轉運司進錦樣上諭朝臣曰儻可備禮物之用亦無庸遠取第須令  
官給其首毋使及民恐闕中又生此一擾也○戊寅上因說及梁師  
成賦賦文字首尾都記得此人雖是內侍却讀書只是不合于預朝  
廷如薦引士大夫皆非所當為內侍引用人才最害政之大者此等  
人便當重責於刑歷觀諸古內侍薦引人才未有不至於亂者○十  
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避殿減膳是日陰雲不見大師秦檜率百

官上表稱賀自是率如之逮檜薨乃止○庚寅大師秦檜以瑞雪應  
時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自是歲如之迄今不改○辛卯詔民  
間所鑄當二毛錢悉毀之違者抵罪自不及百錢已上並許告賞○  
癸巳詔試中監學生依嘉祐故事給綾紙用新知永州熊彥詩請也  
彥詩言主上登用真儒載興太學監貼之制似可復行秦檜進呈上  
曰學校者人才所自出人才須素養太宗皇帝置二館養天下士至  
仁朝朝人才輩出為朝廷用檜曰國朝崇儒重道變故以來士人雖  
陷庸者往往能守節義乃教育之效也上曰然三代之季學校不修  
故當時士人多無名節今日若不興崇學校將來安得人才可用耶  
○秘書丞嚴抑言本官藏祖宗國史歷代圖籍舊有右文殿秘閣石  
渠及二館四庫自渡江後權寓法慧寺與居民相接洙慮風火不虞  
欲望重建仰副右文之意於是建省於天井巷之東以故殿前司寨  
為之上自書右文殿秘閣二榜命將作監米友仁書道山堂榜且令  
有司即直秘閣陸宰家錄所藏書來上○是日賜喜雪御筵于尚書  
省初復故事也○癸卯有司進呈賜北使弓矢上以其不精工命出  
內庫所造者賜之翌日諭大臣曰此朕自指教雖軍中人亦未必能

古高宗 紹興十二年



秦檜 生日 之後 心術 之深

之賜予使人不惟觀美兼器械之良亦可使遠人知所畏服○乙巳  
太師秦檜生日賜宴詔曰以不世之英值難逢之會其始生之日  
可不為天下慶乎宜服異恩無守冲節檜每生日四方獻壽者金玉  
為不足至於搜盡世間之希奇以為侑錫賚踵至賜教坊樂佐酒一  
日伶人作雜劇之戲嬉笑言微高檜目之不語少頃檜起更衣而不  
出其夫人王氏使人候之乃在一室中默坐論者謂檜歎其子不足  
以相副也嗚呼深哉

**史記**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雖然亦前人積累之報如洪皓忠義  
則二子皆中詞科秦檜平生所為既不忠於事君又以殘忍而害  
賢士大夫具報可知矣猶且歎其子庸不足以相副至於當慶而  
罷權默坐以懷怨是亦不能反思之甚也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易  
經之訓明甚以不善之積而責其餘慶之應誠恐餘殃踵至矣何  
慶之有哉為人父者盍思夫

已酉大金賀正旦使完顏彙馬謬見于紫宸殿上謂秦檜曰今次使  
人來大拜皆止其他小節不足較觀庸人之意和議必須堅久非卿  
學識過人堅主和議安得如此○初申嚴准海銅錢出界之禁而閩  
廣諸郡多不舉行於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載銅錢十餘萬緡入洋  
舟重風急遂沉於海官司知而不敢問○閩外初行營官

秦檜 逐黃 龜年

**甲子**紹興十四年春正月丁卯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龜年落職令本  
貫福州居住龜年為御史嘗論秦檜之罪故也○丁丑詔四川路內  
藏錢帛並易輕齎赴行在惟絹以本色○戊寅內出鎮圭付國子監  
以奉文宣王○二月癸未宰執奏推貨務茶鹽推賞事上因論祖宗  
茶鹽之法約粟于邊請鈔于京公私皆便不惟邊面可實而又免轉  
輸之勞朕嘗思祖宗立法無不善者豈可輕議變易上又曰朕因前  
日虜使須要射以謂武備不可一日弛深慮邊事寧息諸軍稍息朕  
見造金銀梳將因暇日親閱用此旌賞以勸激之○潼川府路轉運  
判官楊椿改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時諸路漕臣多獻羨餘獨椿無所  
獻常曰今瘡痍未瘳愧不能裕民力其肯培尅以資進身耶○戊子

楊椿 不獻 羨餘 積欠

國子司業高閱等率諸生上表請視學手詔宜允○己丑福建安撫  
使葉夢得乞將見拘留海船與不係籍船戶輪流差使上曰不惟海  
船一事民間積欠亦可放因言朕頃在山東河北備見民間利病如  
官司蠲吏下鄉催科此適足資其為奸耳乃詔江浙等路紹興八年  
以前拖欠並與蠲之○辛卯復置教坊凡樂工四百十有六人以内  
侍充○甲午上諭大臣曰昨嘗降旨諸軍揀汰人數今便招填可嚴

高宗 紹興十四年



摺填

尚忤  
萬俟

禁蒙  
孫奪  
氏

治課  
額

幸  
幸

切行下不然關損軍額不可不慮恐緩急誤事時皇太后禁外第有

遷徙居民趣上命臨安倍支般挈之費仍對撥官屋居之母令失所

○丙申上謂大臣曰近見鄭剛中奏減民間利須數目不少朕聞之

頗喜自是四川之民常少蘇矣○丙午參知政事不俟尚擬舉江州

太平觀先是尚使虜還大師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囑尚奏於上

尚不可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廡中批上旨輒除所厚官吏鈔紙尾進

尚拱手曰偶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御史中丞李

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聞之即奏尚贖貨營私窺搖國是尚再章

求去上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及入謝上問勞甚悉檜愈怒給事中

楊愿因封還錄黃乃有是命○同知大宗正事士縉請宗學生以百

員為額大學生五十小學生四十職事人各五人從之○已酉新知

紹興府樓焯過闕入見即日除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三

月壬子朔上謂大臣曰聞臨安府官地民間見佃者近日頗為豪強

所奪至毀其屋宇此事在民利害甚大宜令禁止仍舊給與小民○

癸丑秦檜等奏選除武岡軍守臣上曰搖人當安不可擾煙瘴之地

遣兵討伐視他處尤難不可不慎○乙卯輔臣進呈諸路未發上供

錢糧數上曰江浙京湖積年拖欠皆虛數紹興十年以前除形勢及

第二等以上戶外悉蠲除之乃出榜曉示官吏故違許之越訴于朝

○庚申戶部尚書張洙乞諸路坑冶委的有名無實去處令憲漕司  
別立酌中課額仍覺察無令有力之家計囑幸免致下戶受弊上曰  
寧於國計有損不可有害於民若富藏於民猶國外府不然民負為  
盜常賦且將失之此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已巳上  
幸太學祇謁先聖止輦於大成殿門外步趨升降御敦化堂命禮  
部侍郎秦煊執經國子司業高闕講易秦卦權侍郎正刺史已上並  
與坐講畢賜諸生席于廡下殿焚香而退遂幸養正持志齋觀諸生  
肄業之所賜院二品服煊與學官皆遷官諸生授官免解賜帛如故  
事○壬寅太師秦檜言陛下文德誕敷干戈載戢乃者祇謁先聖遂  
幸太學躬行之化乃在斯舉臣不勝慶幸乞宣付史館仍許拜表稱  
賀上曰非卿力主和戎之議其革休息則學校何由興所請且依故  
事○國子司業高闕權尚書禮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胡寅聞之移  
書責闕曰大學者明人倫之所在也閣下召自閑廢有成均之命竊  
自計曰今天下方無三綱斯人之所以來乎及見請幸太學之表寅

高宗 紹興十四年



心惕然不意閣下有斯請而有斯言也昔秦楚敵國懷王不還楚人  
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強力奸詐加於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潛  
勝於加之刃也太上皇帝我中原受命之主劫制夷狄生往死歸此  
臣子痛心切骨坐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  
罔人以大讎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  
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夷狄之人得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  
下之母其縱釋乃在夷狄之君此中華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者也而  
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夫宋基業封疆皆太祖太  
宗收用英俊勤恤民隱躬擐甲胄與天下大夫勞苦以得之又累聖  
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而守之者也今關河重地悉為虜封園陵暴露  
不得瞻守宗族拘隔不得相見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鳩集冤恨  
之氣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者方且施施然厚誣天下自以為  
有大功乎閣下受其知遇何不勤勤懇懇而為之言乎言而或聽天  
下國家實幸也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  
大亂將作矣則遠引而去今閣下目覩忘讎逆理北面夷狄以苟星  
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文具之典又為之詞曰云云  
欺天罔人孰甚焉是黨其惡也人皆謂閣下平生志業掃地去矣數  
十年積之而一朝毀之乎春秋之義誅國賊者必先誅其黨歷觀往  
古人君以無道行者猶不能終况人臣而敢肆然以無道行之乎一  
旦明天子監亂亡之禍赫然震怒以外任事者嗚呼危哉豈不與董  
養異哉閣下不及今翻然改圖則必與之俱矣○御史中丞李文會  
言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本趙鼎之客不附和議詔責濠州團練副  
使南安軍安置○癸酉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陛下聖學日躋實  
難其人上曰朕學問豈敢望士大夫但性好讀書檜曰士人讀書固  
多但少適用若不適用或託以為姦則不若不讀之為愈上又曰王  
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長不執於一偏乃為善學  
○乙亥上出文宣王贊刻石賜學官高闕言陛下贊文形容先聖盛  
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  
之意闕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其後上又悉贊七十二  
子○戊寅新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王鉉獻祖宗八朝聖學通紀論部  
遷一官○已知新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李志行乞戒飭諸路節臣

高宗 紹興十四年



恤民

獄

秦檜  
高  
閣

監司將前後所承寬恤民力及恤刑詔書恪意奉行違者重賞典憲  
 上曰一事皆切中時病方今兵革既息惟寬恤民力欽慎庶獄是為  
 急務可令有司申嚴立法行下○夏四月庚辰詔諸州軍應有刻板  
 書籍並用黃紙印一秩送秘書省○甲申詔刑部將半年以上未結  
 絕公事行在委本部外路委監司責限結絕內日月稍遠者取問因  
 依申奏以都省言四方多滯獄也○丙戌命太師秦檜提舉製造渾  
 儀詔有司求蘇頌遺法來上上謂檜曰宮中已製成小範可以窺測  
 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為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以降出用以為式但廣  
 其尺寸爾○將作監蘇籀面對乞取近世儒臣所著經說集而成編  
 以補唐之正義遺闕上諭秦檜曰此論甚當若取其說之善者頒諸  
 學官使學者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之說者不至紛紜矣○丁  
 亥知虔州薛弼言江東鎮民居木柱內有天下太平年五字道符上  
 元甲子之歲此殆天啓其祥非人力所能為詔侍從同觀仍送史館  
 ○五月丙辰饒州言右迪功郎姜樓等獻錢十萬緡以助國用上曰  
 國用有常自不至闕不然雖多亦有不足之患其還之○詔四川宣  
 撫司募兵赴行在先是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言西邊可募衛兵上諭

宋史十一

廿三

輔臣曰諸軍招填闕額類是南人恐西北寢損數年之後始見其弊  
 兼諸路軍器物料近多不到方閑暇時尤宜整治○甲子簽書樞密  
 院事兼樞密知政事樓炤罷○乙丑御史中丞兼侍讀李文會言樞  
 尚書禮部侍郎高闕權工部侍郎王師心起君舍人吳秉信此三人  
 者若久在朝必害至治詔以闕知筠州師心知袁州秉信知江州先  
 是上在經筵嘗謂闕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氏傳載一事或千餘  
 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荅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  
 意若無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耳闕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  
 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闕曰陛下所荅亦極是上因  
 問九成安不豈日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  
 惑眾為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為陛下用上曰九成  
 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闕薦之呼給事中楊愿詢其事文會即劾闕是  
 日拜文會簽書樞密院事兼樞密參知政事自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  
 之○戊辰尚書吏部員外郎黃達如降一官放罷坐前知南雄州日  
 私役禁軍販易物貨故也達如為提點坑冶司所案贓污鉅萬獄既  
 上雖秦檜亦不能掩僅止罷黜人亦快之○甲戌初兩浙轉運副使

高宗 紹興十四年



恤民

惟結

秦檜  
配曰  
錫張  
伯麟

去倫

監司將前後所承寬恤民力及恤刑詔書恪意奉行違者重賞典憲  
 上曰一事皆切中時病方今兵革既息惟寬恤民力欽慎庶獄是為  
 急務可令有司申嚴立法行下○夏四月庚辰詔諸州軍應有刻板  
 書籍並用黃紙印一秩送秘書省○甲申詔刑部將半年以上未結  
 絕公事行在委本部外路委監司責限結絕內日月稍遠者取問因  
 依申奏以都省言四方多滯獄也○丙戌命太師秦檜提舉製造渾  
 儀詔有司求蘇頌遺法來上上謂檜曰宮中已製成小範可以窺測  
 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為則蓋樞星中星也非又降出用以為式但廣  
 其尺寸爾○將作監蘇福面對乞取近世儒臣所著經說集而成編  
 以補唐之正義遺闕上諭秦檜曰此論甚當若取其說之善者頒諸  
 學官使學者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之說者不至紛紜矣○丁  
 亥知虔州薛弼言江東鎮民居木柱內有天下太平年五字適符上  
 元甲子之歲此殆天啓其祥非人力所能為詔待從同觀仍送史館  
 ○五月丙辰饒州言右迪功郎姜樸等獻錢十萬緡以助國用上曰  
 國用有常自不至闕不然雖多亦有不足之患其還之○詔四川宣  
 撫司募兵赴行在先是右護軍都統制吳玠言西邊可募衛兵上諭

奏繫錫大理寺錫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  
 而父乎伯麟亦下獄獄具錫坐出言相斥乃有是命伯麟亦杖脊刺  
 配吉陽軍御史中丞詹大方即奏皓與錫為刎頸交更相稱譽誑惑  
 衆聽丁酉詔皓提舉江州太平觀○甲辰淮東轉運判官湯鵬舉言  
 五月乙亥楚州鹽城縣海水一槩澄清秦檜率百官入賀上曰自太  
 祖平定天下太宗時干戈偃息真宗時祥瑞甚多祖宗聖語止以豐  
 年為瑞第可付史館不必受賀○乙巳詔國子監置小學○秋七月  
 壬子詔藤州安置李光侯牽復日特降三官坐前為江東大帥擅用  
 上供錢帛也○戊午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為金人所殺倫留居河  
 間者六年至是金人欲以為河間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倫奉使  
 而來非降也大宋之臣豈受大金爵祿耶虜遣使來趣倫又不受虜  
 人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贖使人冠帶南向再拜慟哭乃就死於是  
 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憐之○辛未詔諸州以御書孝經刊  
 石賜見任官及係籍學生時已頒孝經于郡庠而殿中侍御史汪勃  
 言陛下獨擅聖人之德上天昭鑒果定和議於衆論鼎沸之中極天  
 下之至養望降明詔令募工摹刻使家至戶曉以彰聖孝故有是命

高宗 紹興十四年



秦檜  
忠厚  
表

審察  
縣令

汪勃  
論科  
率

西只  
為天  
下最

○丙子上幸秘書省遂幸秘閣召羣臣觀晉唐書畫三代古器還御  
右文殿賜羣臣茗飲省官及吏官皆遷官戊寅上曰秘府書籍尚少  
宜廣求訪檜曰陛下崇儒尚文翕然向化李文會曰若非干戈偃息  
此事亦未易舉○八月庚辰朔判紹興府孟忠厚特放罪忠厚以郊  
赦加恩令所親吳棫為表其間有本無時才出為世用之語乃有是  
命秦檜尋物色知棫所代由是廢斥以終○甲申右正言何若為國  
子監發解所監試秘書少監游操等三人充考試官詳定一司敕令  
所刪定官駱廷珪等六人為點校試卷官尚書刑部員外郎吳棫考  
別試駕部員外郎葉廷珪等二人為點檢試卷官監學降敕差試官  
自此始○辛卯上謂大臣曰言者多乞選縣令蓋令非其人則為民  
害可令吏部長貳審察注擬或老病則更授他職庶得人而民受其  
惠後二日都省請申嚴近制因民事被罪及老病之人不得注守俸  
縣令從之○庚子上謂秦檜曰朕於晉書取王羲之傳凡誦五十餘  
過其與簡皓書及會稽王牋所謂自長江以外鷄蹙而已其論用兵  
誠有理也○癸卯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  
議與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為今年科場當國學初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三

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舍為之趨向欲望戒敕攸司苟導師孔  
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採撫專門曲說流入迂  
怪者在所必去甲辰進呈上曰勃論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  
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九月庚戌禮部員外  
郎陳鵬飛面對言凡有獻利害者乞加討論必合於祖宗之舊如已  
試無成必加黜責 上謂大臣曰祖宗之法思慮已精審講究已詳  
備不必改作天下自治秦檜曰天下本無事宜遵成憲為善上曰小  
人喜更法往往謂朝廷無所建明不知本無事然法至於弊乃不得  
已而更之耳○辛酉詔分利州為東西兩路用四川宣撫副使鄭剛  
中請也剛中請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州大安軍七郡為東路治興  
元府與階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為西路治興州從之時和議方堅而  
吳玠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故西路兵為天下最上覽剛中奏謂秦  
檜曰川陝地遠為將尤難得人如玠統兵有法肯為朝廷出死力諸  
將所不及也○壬戌宰執奏大理寺詞訴事上曰皆官吏弛慢所致  
可委長吏親察之如非其人即與沙汰又獄吏但以諸州吏充逐時  
更替漏泄獄情非便宜令吏久於其職不可替也○甲子詔守臣終

高宗

紹興十一年



樓崖

蔡收  
家屬

何若  
李

有請  
先聖

朱鼎  
非

更入見各舉所部縣令一負所舉稱職特與推賞不當坐繆舉之罰  
 ○辛未御史中丞詹大方奏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  
 輔政累年不顧國事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冲輩咸懷異意以微  
 无妄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焉士申奏檜進呈上曰可遷之遠地  
 使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庶無窺伺之謀於是移吉陽軍安置○癸  
 酉詔臨安府根剌蔡攸家屬押赴元貶所取收管狀奏時攸之妻子  
 漸至行都殿中侍御史汪勃論靖康之變由於京黼望令密切搜索  
 特加處分故有是旨仍命京子孫二十二人永不量移如初詔○丙  
 子秘書郎張闡罷時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闡久次  
 喜論事一日微諷闡謂當入臺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秘書足矣檜  
 默然殿中侍御史江勃因劾闡由是罷去○冬十月甲午右正言何  
 若言自趙鼎唱為伊川之學高院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  
 聖傳十論大率務為好奇立異而流入於乖僻之域頃緣院為國子  
 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遂行伏望申戒內外師儒之官有為  
 乖僻之論者悉顯黜之如此則專明曲學不攻自破矣輔臣進呈上  
 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初在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

宋史十一

三

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是時宣仁聖烈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  
 少然宮中自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已亥御筆除永道柳  
 州桂陽監茶陵縣民丁身錢絹米麥自馬氏據湖南四州始增丁賦  
 上謂大臣曰天德好生今民為身丁錢至生子不舉誠可憫也若更  
 循馬氏舊法非所以上當天意○庚子詔州縣文臣初至官詰學祇  
 謁先聖乃許視事用左奉議郎羅長源請也長源言士大夫皆學夫  
 子之道以從政而不知所自望令先詣學宮以彰風化之本後遂著  
 為令○十一月癸丑吏部員外郎嚴抑面對乞春秋三傳釋經處許  
 出題以取士上謂大臣曰為人君為人臣皆不可不知春秋往者建  
 言之臣欲罷讀春秋蓋不思之甚矣如不可讀則聖人不脩此經也  
 ○甲子上即宮中閱試殿前馬步諸軍將士藝精者錫賚有差自是  
 歲以冬月行之號內教○乙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蒙勝非  
 與秦檜有隙奉祠八年○壬申上曰宗室中之賢者如管中科第及  
 不生是非之人可收置行在如寺監秘書省皆可以處之祖宗以來  
 不用宗室作宰相其慮甚遠可用至待從而止秦檜奏乙依舊置宗  
 學教育宗子上可之○御史中丞楊愿言數十年來士風澆浮議論

高宗 紹興十四年



揚恩  
傳會  
言事

再策  
季光

獻嘉  
禾

奏權  
進退  
執政

初行  
大朝  
會

蜂起多飾虛名不恤國計沮講和之議者意在避出疆之行騰用兵之說者止欲收流俗之譽甚者私伊川元祐之說以為就利避害之計穎搖國論詿誤後生此風不革臣所甚憂也願下臣章揭示朝堂俾中外洗心自新以復祖宗之盛從之○癸酉楊原言藤州安置李光之罪先是知藤州周某者誘光唱和其間言及秦檜和議有諷刺者積得數篇密獻于檜檜怒令言者論之乃移光瓊州安置○甲戌戶部員外郎李朝正言今歲浙右間有水災而江西湖南粒米狼戾望嚴遏糴之禁上曰所論甚當如有過糴州縣可許鄰郡越訴仍責監司按劾○十二月丁丑朔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宋蒼舒獻嘉禾一莖九穗者二上曰凡赤烏白雉之類止可一觀而已不足為瑞惟五穀豐稔乃上瑞耳○戊寅上曰縣令有清廉愛民者令監司每路各舉數人其老耄不任事者並令按劾縣令得人則民受實惠矣○戊子雪百官入賀上諭宰執曰天下窮民且加養濟孟子所謂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於是詔諸路常平官以時散米務令實惠及民○己丑知資州楊朴獻禮部韻括遺詔選一官○丁酉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罷御史中丞楊原充簽書樞密事辛丑詔原

舉江州太平觀愿等又攻之詔文會筠州居住自秦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負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樓炤方俟尚范同程克俊及文會等不一年或半年必以罪罷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庚子御史中丞楊原充簽書樞密事辛丑詔原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初行大朝會禮于大慶殿○戊申廬南安撫使馮楸獻嘉禾九穗上曰近日州郡所奏嘉禾甚多大有年之慶庶幾可望也○壬子秦檜因論士大夫之弊曰軍興以來士大夫無肯為國出力者所以不能勝敵臣嘗謂敵之所以勝我者以其用心朴實故也上曰朕觀太祖太宗以來多用朴實之人所以風俗忠厚卿等嘗出使見彼北人雖使蹈河赴海皆所不辭也○己未分經義詩賦為二科以取士○辛酉初籍千畝用司封郎中李澗請也○丁卯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乞減成都府路對糴米三分之一本司激賞錢二十萬緡時剛中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二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而宣撫司激賞錢已減為一百萬緡至此復有



王鈇  
指置  
經界

秦檜  
喜奏  
祥瑞

劉昉  
希泰  
子志

賜秦  
檜弟

秦檜  
頭次  
四事

秦檜  
醜殺  
邵隆

此請上謂秦檜曰累年民力少寬此休兵之效也其從之○戊辰命

權戶部侍郎王鈇措置兩浙經界李椿年既以憂去秦檜請用鈇上

因言經界之法細民多以為便檜曰不如此則差役不行賦稅不均

積弊之久今已盡革去年陛下放免積欠天下復覺少蘇○巳巳左

諫議大夫何若知貢舉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祕書少監游操同知貢

舉若擢嘗為發解所試官及是再命之非故事也○庚午知撫州晁

謙之知建康府謙之嘗言崇仁縣民婦產三男足驗生齒蕃息之盛

又言臨川縣禾登九穗足為瑞應皆乞宣付史館秦檜喜故擢用之

○辛未初命諸路僧道士納免丁錢○乙亥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

志特降三官子志寓居衡山帥臣劉昉希秦檜意劾其強橫虐民故

有是命○二月戊寅上曰朕觀史冊見古之養士有至二三千人亦

朝廷一盛事於是增國學弟子員百人通舊以七百人為額尋命置

上舍二十人內舍百○福建運判徐琛為兩浙西路提點獄公事

琛能承兄之業願陛下擢用上從其請其後獻之為貳知會之

己亥崇國公瑒進封恩平郡王以將出閣故也○夏四月丙子朔賜

太師秦檜甲第一區戊寅檜遷居賜第命內侍東頭供奉官王晉錫

押教坊樂導之賜檜銀絹緡錢各萬緡千匹金銀器皿錦綺帳褥六

百八事花千四百枝○是夜彗出東方○癸未賜正奏名進士劉章

等三百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正奏名張鏐新科明法及第甲申特奏

名林洵美等二百四十七人武舉正奏名應稟然等持奏名三人授

官有差○丁亥赦天下前四日上謂秦檜曰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

可圖所以消弭之道檜奏太宗真宗朝嘗緣彗星踈決獄囚等事上

曰且降詔以四事為主躋殿減膳寬民力出滯獄於是手詔監司郡

守條具便民事目憲臣巡行親決獄事至是肆赦○庚寅知叙州邵

隆卒隆在金州數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至是因飲酒暴卒或謂檜

密使人醜殺之叙人皆悲哭為之罷市○甲午上諭大臣曰比遣將

捕盜閩中第令鐵其渠魁脅從者皆釋若措置得宜優與推恩不然

罰亦隨之○庚子省四川都轉運司以其事歸宣撫司○辛丑新和

政縣令湯思退行太府寺主簿王曦並為祕書省正字左承務郎洪

邁為敕令所刪定官邁皓子也二人皆以博學宏詞合格賜第故有

高宗 紹興十七年







惟聖主於忠義之臣與夫失節之徒灼然如此誠立國之本也

**李綱傳**曰臣謹按范仲淹祥符未登第然貞宗之出為小官自為  
陳州通判以至執政而薨仁宗未有子安得有東宮官禮之誕妄  
無稽皆此類也

丁亥國子監丞文浩面對乞自今試教授並於六經中臨時取二經  
各出兩題不拘義式以貫穿該贍為合格戊子詔禮部看詳行之○  
己亥權戶部侍郎王鈇言常平之法本以抑兼并備水旱科條實繁  
其利不一有義倉和糴之儲坊場河渡之入以產制役欲使平均以  
陳易新俾無紅腐一有饑饉則開發倉廩以濟艱食豈一主管官能  
勝其任哉望復置提舉官庶良法美意不為虛文乃命諸路茶鹽官  
改充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惟四川廣西以憲臣淮西京西以漕臣兼  
領仍令檢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按劾以聞○辛丑增太宰  
弟子員二百人以國子司業嚴抑有請也○九月壬子金主亶祀天  
于郊先是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既為金人所用虛中知東北之  
士憤為左社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李士高士譚  
等同謀欲因亶郊天就劫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于朝欲為之外應  
秦檜拒不納會事亦竟虛中與其子師瑗皆坐誅闔門無噍類

丙辰詔諸路安撫使見帶待制以上者所奉京官狀理為職司○甲  
子夜太廟旁居民遺火上令於左右各撤屋二十間以備不虞○冬  
十月乙亥上書秦檜第賜書閣曰一德格天之閣遣中使就第錫宴  
仍賜檜書羅蓋塗金從物如蔡京王黼例

**大事記**曰我高宗之待檜既賜之相第又賜之家廟祭器既賜之  
畫像賞又賜之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而孫三人尚在襁褓並賜之  
三品服果何負於其臣而檜忍於負其君如此此檜之罪所為上  
通於天乃死而不可贖也

丙子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楊原提舉江州太平觀○癸未  
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戊  
子提舉亳州明道宮晏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患其不附已使腹  
心之人啗敦復以利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  
身計而誤國家况吾妻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上嘗  
面諭曰卿鯁峭敢言無所間避可謂無忝爾祖矣○甲午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折彥質郴州居住彥質方居信州待御史汪勃希秦檜意  
奏彥質與守臣吳說私相議論及朝政說坐免官而彥質有是命  
○庚子詔置四川宣撫司總領錢糧官○金都元帥梁國王宗弼卒

高宗 紹興十五年

擢平 擢領

字文 虛中 虜

勝檜 書閣 名

擢數 擢到 擢愈 擢折 擢折



宗弼且死語其徒以宋朝軍勢強盛宜益加和好俟十餘年後南軍  
衰老然後可為寇江之計云○十一月癸卯朔饒州童子戴松十歲  
其弟槐九歲皆能誦書詔免文解一試○癸亥宰執奏新製祀享禮  
器事上曰今天下無事郊祀廟享禮莫大焉不可不留意○庚申江  
南東路轉運判官趙不弁充四川宣撫司總領官時秦檜既疑鄭剛  
中乃薦不弁而命之○兵部言秦州舊買馬二萬匹今僅發五十八  
綱乞省押馬使臣許之自紹興後秦州茶馬司歲市馬九千八百有  
奇成都潼川府利州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絀絹十萬餘匹成都利州  
路二十三茶場歲產茶二千一百餘萬斤而茶馬司歲輸總領所錢  
四十萬緡此其大略也○閏十一月戊寅提舉祕書省秦熿言祕府  
多闕書詔本省即諸路藏書之家借書錄本且訪先賢墨迹○已知  
詔罷新科明法○癸未權尚書兵部侍郎米友仁充敷文閣待制提  
舉佑神觀奉朝請上好米芾書友仁能世其業上眷待甚厚○甲申  
司農寺主簿宋敦朴面對言望詔守令以來春耕籍之後出郊勸農  
諭以天子親耕使四方曉然知陛下德意仍自今每春行之上曰農  
者天下之本守令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徒為文具何益於事乃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詔從之○丁酉進呈太學博士王之望面對乞徹端拱咸平故事悉  
取近郡所開群經義疏及經典釋文令國子監印千百緡俾郡縣各  
市一本置之於學上曰古人讀書須親師友雖未必盡得聖經妙旨  
然亦有淵源今士大夫未有自得處便為注說以為人師此何理也  
○十二月戊申上謂大臣曰今雖無事諸軍教閱亦不可少廢宜丁  
寧戒飭之○丁巳孫道夫知蜀州道夫入對上諭曰軍興以來蜀民  
應副不易朕將詔鄭剛中條具盡與蠲減止存經賦而已○甲子詔  
復為監司歲舉屬吏五人改京官

**丙寅**紹興十六年春正月戊寅上謂大臣曰將來籍田降詔須語簡  
意足使人曉然知敦本之意漢文帝勸農之詔頗年有之不過數十  
語當時民知務農遂至富庶○辛卯上齋于內殿壬辰上親饗先農  
于東郊配以后稷詣親耕位上親九推乃止命宰執使相待從兩省  
臺諫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于畝焉○二月辛丑提舉佑神觀韓  
公裔提舉洪州玉隆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公裔上康邸內知客也  
檜欲賞公裔摘使來請會有詔除公裔承宣檜疑其舍已而有求于



上右諫議大夫汪勃乃劾公齋出入公卿之門陰有窺伺故有是詔  
○癸丑詔大師秦檜合蓋家廟令臨安府應副務要如法○知宣州  
秦梓移知湖州未上卒于建康辛酉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恩數視  
參知政事○壬戌上曰縣令之職本欲撫育百姓乃培斂以待過往  
糾率以奉權貴害及一方殊失張官為民之意宜令有司措置以聞  
○甲子殿前司乞起復李邦光充正將上曰從軍起復一時權宜然  
不能無弊若元在本軍則可或在外請囑宜禁止之尋詔自今規求  
起復之人重行黜責令御史臺覺察彈奏○三月庚午朔詔有司建  
武學先是士人上書者多以爲言上數諭大臣以文武之道不可偏  
廢祖宗自有故事至是乃考上焉○戊寅左宣教郎鄭邦哲進左氏  
韻類詔特遷一官○辛卯經筵講孟子徹章翌日賜宰執講讀修注  
官燕于皇城司初復故事也○詔禮器局造大師秦檜家廟祭器○  
已亥工部奏立淮東江東兩浙湖北諸縣歲較營田賞罰格其法以  
紹興七年至十二年所收課利最多酌中者爲額每路縣令以十分  
爲率取二分賞之歲收增二分至一分以上並減磨勘年仍以最虧  
一縣爲罰○夏四月癸卯用前荆湖等路撫諭司幹辦公事胡駿請

宋高宗 紹興二十六年

立祚德廟于臨安府尋加封程嬰爲安節成信侯公孫梓時爲道勇  
忠智侯韓厥爲忠定義成侯○普安郡王免喪還故官○司封員外  
郎邊知白面對乞令郡邑以籍田手詔刊石置于廳事上曰凡治天  
下惟賞與罰有賞而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守令有勸農責若  
不能奉行朝廷德意當痛黜之○知道州李侗條上便民事件請以  
真宗御製文臣七條凡守令朝辭之日悉令拜賜權吏部侍郎王循  
友等言守令多外除恐不周徧欲令鏤板於廳事揭示已酉從之○  
庚戌上曰近日全無事前此文字極多朕有至夜分不寐頓如此減  
省豈非議和之效乎○丙辰新通判成州郭伸獻易解上曰易象深  
微極難窮究須自有得仍不穿鑿始可謂之通經伸議論亦粗通可  
略加旌擢於是進伸一官○戊午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  
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  
格自一石五斗以下至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諭輔臣曰國家武  
選所係非輕今諸將子弟皆耻弓馬來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  
武矣豈可不勸誘之○五月壬申命諸路漕臣兼提舉學事如本司  
官俱無出身即從上一員兼領○詔浚臨安府運河時北關門外河

高宗 紹興二十六年



秦檜 誣陳鼎

秦檜 銘景鍾

康保 不足 言 長

商中 鼠

鼠 鼠

張浚 因 事

道堙塞乃諭大臣令開撥之○丙午詔學校科奉取上如經義詩賦  
 人數不等即以文理優長通融收捕不得過三分○庚辰左朝請大  
 夫周綰為淮南轉運判官上覽除目曰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今天下  
 安靜恤民為先得人則一路安否則煩擾百出豈可不慎擇○辛巳  
 命權吏部侍郎王循友權戶部侍郎李朝正編類諸路監司郡守條  
 上裕民事件俟成書頒之○癸未初作太廟祫室於室之西墻金釘  
 朱戶黑漆跌坐如承平之制○甲申德興縣士民傳取新等請知縣  
 陳鼎再任鼎嘗權監進奏院以上書請備邊忤秦檜故遂至是檜進  
 呈上曰德政果及於民則固可留然其間不能無計囑須加覈實御  
 史中丞何若即奏鼎朋附廖剛鼎坐免去鼎為邑有惠愛至今人思  
 之○丙戌詔作景鍾高九尺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以皇祐黍尺  
 為準既成命秦檜銘之曰德純懿芳舜文繼躋壽域芳軌內外薦上  
 帝芳偉茲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万世上大悅○甲午知  
 瀘州馮戩奏天雨且甘露降于郡園○右承務郎康與之監尚書六  
 部門與之倬子也上之以星亦求言也倬以選人上書言彗不足畏  
 秦檜大喜遂特改京官○六月己亥朔知信陽軍馮叔榮代還言京

宋監廿一

〇

西淮南民之歸業者尚少望詔有司止收半稅以勸耕墾上諭大臣  
 曰若荒田耕墾得偏大為國家之利今邊境寧靜人思歸業然所在  
 尚有占留之弊可令戶部措置○秋七月己巳上謂大臣曰今旱雨  
 甚霑足方欲祈禱遂得之歲事有望聞米麥甚賤小民易活亦可慶  
 也時嶺南州縣多不雨而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真陽二邑尤苦  
 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為群禾稼為之一空焉○壬申檢校  
 少傅和國公張浚依舊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州居住先是浚因  
 星變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以其母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  
 恐不能堪計氏見其刑瘡浚具言所以計氏誦其父咸紹聖初奉制  
 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  
 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  
 難測疾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斷情偽豫  
 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  
 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於是秦  
 檜以謂時已太平日興彌文諱言兵事見之大怒御史中丞何若即  
 奏浚君常怨恨以和議非便惟欲四方多事使倖再進包藏禍心為

與示 紹興二十六年



獨建  
東舊

築尚  
樓壇

王鐵  
獻戚  
里

祀武  
廟

祭槍  
不樂  
陳剛

釋監  
中郡

害實大故有是命○戊寅國子監言今年秋試額外補中之人乞令待闕至利場年許赴監依不滿年人例取應仍自來春住補俟科場了畢有關日檢奉施行先是四方就補者益多乃分場引試士有更名冒試至于再三者御史中丞何若嘗以為言上曰士人進取之弊一至于此不可不革今日之所養則他日之所為可見矣於是學官以為言乃改用三歲之法焉○丙申江東轉運司建康府言本府民戶所欠官錢六萬餘緡委是負乏無可催理乞特賜蠲免權戶部侍郎李朝正乞令總領所審實蠲放從之○八月戊戌朔尚書吏部員外郎周執羔守右司員外郎上覽除目曰人才須廣訪而選用之所薦者君子其人自君子所薦者小人其人自小人觀所薦者其人可知矣○辛丑築高樓壇初監察御史王鐵以上繼嗣未立請行親祠高樓之禮禮官言自祖宗以來惟兩制侍祠乞命執政侍祠乃改築于園立之東○庚戌秦檜奏臣昨准玉牒所取臣向者圍城中推戴趙氏事跡乞經聖覽降付本所上曰忠義之節書之信史乃世不朽○辛酉監察御史王鐵獻戚里元龜三卷詔遷一官鐵初為皇后宅教授上命採歷代戚里故事可為法則及鑒戒者論次成秩至是上

之○金人遣蕭保壽奴與蒙國議和蒙人不肯○九月己巳撫州布衣吳澥進字內辨歷代疆域志吳沆進易璇璣三墳訓義太學博士王之望言三墳書無所傳授疑近世好事者所為詔澥亦免文解沆以書犯廟諱故賞不及焉○己丑進呈戚方已到供職上曰自今諸將出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茲為可喜○丙申詔武成王廟從祀諸將升趙充國于堂降韓信于廡下用權國子司業陳誠之請也○是月左朝奉郎陳剛充荆湖北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剛投劄上書論恢復事大略謂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疏入上諭秦檜令除郎官檜不樂乃言剛資歷未深遂有是命剛秩滿代歸遂不復仕後數歲卒于家剛為人強直登第三十年莅官纔九考所至皆有可稱○冬十月新禮器成戊戌上觀于射殿宰執侍從臺諫南班宗室禮官正刺史以上皆與觀景鍾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己酉上曰今天下無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監司得人為縣者自不作過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在考察昏繆不任者別與差遣清強有才則宜擢用之○庚戌知臨安府沈該乞展兩淮起稅之限上謂宰執曰財賦須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為取不知予

皇宗 紹興二十六年



之為取非久利也淮南民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矣○十一月庚午  
言者奏近來詩賦經術各以就試人數分取大抵習詩賦者多故取  
人常廣治經術者鮮故取人常少恐廢經術之學矣欲望命有司  
再加討論上曰當日行詩賦為士人不讀史今若專用詩賦士人不  
讀經大抵讀書當以經義為先所論且令禮部看詳以聞○丙子合  
祀天地于南郊始命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瑒終獻是歲備祭器  
設八寶如政和之儀太史局令胡平言二台星見上謂秦檜曰此國  
家大典禮及期而晴誠可慶也非卿等協贊何以致此○辛卯上曰  
爵祿所以勸世如有可與則文臣便至於侍從武臣便至於建節如  
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十二月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奏減  
兩川米脚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緡二萬匹免朔增酒錢二萬四千緡  
許之戊戌詔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備邊費○夜彗星出西南方  
○己亥詔避殿減膳○乙巳彗星滅○辛亥進士章公奎上書言預  
借之弊上曰此事有否朕與鄰國通和止為百姓若預借以擾民失  
朕本意乃詔戶部取索措置

○紹興十七年春正月乙卯手詔曰朕惟軍興二十餘年黎元騷

詔司郡民

之制 鄉飲 之制

勤故力圖罷兵以冀休息今疆場無虞流徙有歸四境之內荼獲安  
堵朕心庶幾焉尚慮監司郡守不能深軀朕意致或刻削苛細進獻  
羨餘失朕愛民本旨自今敢有違戾仰御史臺彈劾監司各許互察  
部內犯而失按必與併坐布告中外咸朕朕意○左朝議大夫李椿  
年權尚書戶部侍郎專一措置經界椿年以憂去有司因稍罷其所  
施行者及是椿年免喪還朝復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  
處若止令人戶結甲慮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且依舊圖造簿本所  
差官覈實若先了而民無爭訟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奏  
劾取旨從之○己丑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尚依力勝錢其餘  
稅則並與裁減上因二品新麵亦宜免稅商旅既通更平物價則小民  
不致失所矣○辛卯左迪功郎陳介言國家頒降鄉飲酒儀式而州  
郡所行疏數不同望令三歲科奉之年行之於歷序國子監言欲依  
介所請如願每歲奉行者聽從其便從之○壬辰簽書樞密院事李  
若谷參知政事御史中丞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二月辛丑進呈臨  
安府減定官私房緡上曰公私須令均天下事皆當如此○乙巳  
上親祠青帝于東郊以伏羲高辛配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終獻

高宗 紹興十七年



又祀簡狄姜嫄于壇下樂舞如南郊之制○辛酉參知政事本若谷  
 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中丞汪勃論其不忠不孝也○三月丁卯  
 捧日天武四廟都指揮使御前左軍統制牛皋卒前一日都統制田  
 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而歸至是卒或謂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聞者  
 莫不歎恨○已巳上謂秦檜曰人材難得惟在賞罰勸沮卿可選用  
 所知若協濟國事得三五人即庶僚齊化其不靖害治者顯黜勿貸  
 庶知懲畏○乙亥簽書樞密院事何若引疾罷提舉江州太平觀○  
 丁丑知光州鄭綱代還乞令國子監袁集上即位以來惠民愛物手  
 詔編類刊印成書守令陞辭門謝日人賜一秩從之○已卯翰林李  
 士段拂參知政事○乙酉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以郊恩徙  
 封益國公○戊子太傅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移節靜江寧武靖  
 海軍太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移節鎮南武安寧國軍○辛  
 卯上曰士大夫有專於為己而不肯任事者但當與之祿食使不失  
 所而已○金人與蒙國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絹之屬甚厚於是蒙  
 王熬羅李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夏四月丙申減諸路免  
 行錢三分之一○已亥御史中丞汪勃簽書樞密院事○辛丑右正

宋史十一

九

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熈兼侍讀每除言路必與經筵朝廷動  
 息臺諫常與之相表裏焉○庚戌上謂秦檜曰近覽吳適所進大衍  
 圖辨證易中差謬卿當審詢其人當處以庠序之職○丙辰製造御  
 前軍器所監造官馬元益特勒停送桂陽監編管元益上疏乞出兵  
 秦檜奏其語言狂妄擬編置上曰真宗皇帝澶淵之盟虜人百年不  
 犯邊塞今者和議人多異論朕不曉所謂止是不恤國事且若無賞  
 罰望其為國實難自今用人宜求靖共之操如其不然在朝廷者與  
 之外任外任者置之閑散閑散而又不靖者加以責罰庶幾勸懲不  
 至專為身計賞罰既行數年後可望風俗不変矣○已未詔責授清  
 遠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趙鼎遇赦永不檢率○五月乙丑兩電  
 已巳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六月  
 丙申上謂秦檜曰兩澤稍頗細民不易檜曰前日蒙宣問常潤江南  
 闕兩臣弟棟赴宣州新任近得本州申報雨已霑足上曰此時多雨  
 陂塘有所蓄畜秋或早乾可備灌漑農夫有豐稔之望甚可喜也○  
 戊申太宰博士王之望面對宰人程文所純用本朝人文集數百言  
 或作歌頌及用佛書全句舊式皆不考建炎文悉從刪去故多犯者望



王移 節 秦 節 伯 劉

劉 錡

鄭 剛 中 橫 中 橫 會 事

李 觀 民 傳 會 事

秦 檜 殺 捕 鼎

秦 檜 庶 聞 人

申嚴行下從之。○乙卯宰執進呈殿前司游奕軍統制成陵招降到福建賊徒等第補官上曰銷弭盜賊當為遠慮若但招安補授恐此輩以嚙聚為得計是啓其為寇之心今已招到且依所乞可割下諸路日後不許招安。○戊午普安郡王瑗徙常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徙武康軍節度使。○秋七月戊辰添差通判袁州劉伯英提率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伯英為檜所善在湖南創造宅堂至飾以塗金衙前盜用官課者皆納其女而釋之人不敢問。○己巳太府少卿趙不奔自蜀中還入對上謂秦檜曰不奔必深知四川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凡所科敷並可蠲罷朕所以休兵講和蓋為蘇民力耳如其不然殊失本意。○壬申知荆南府劉錡提率江州太平觀錡鎮江陵凡六年。○癸酉敕令所奏諸曹喪應解官而臨時竄名軍中規免執恐者徒三年所屬知情而為申請起復者減二等先是上數諭大臣以為有傷風教至是立法。○徽猷閣直學士左奉議郎胡寅引疾告老詔遷一官仍舊職致仕。○庚辰詔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令赴行在奏事知成都府李璣權四川宣撫司職事秦檜不樂剛中剛中頗覓之私謂人曰孤危之跡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剛中在蜀六年事或專行其服用往往踰制趙不奔還朝頗文致其事故剛中遽罷。○癸未詔李璣符行中同共參酌措置減放四川科敷錢物。○乙酉李觀民知濠州代還入見言陛下信任一德之臣修講鄰好力偃戎兵而民免于塗炭者七年于茲頗歲有秋人皆樂業伏願戒飭邊臣毋致少有生事庶幾仰承德意之万一從之。○丙戌秦檜奏以謝尋知潮州上曰凡除郡守莫須到堂否檜曰例須參拜上曰今既休兵正以民事為急卿宜更加詢審如昏耄無取者不若只與宮祠。○八月癸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鼎在吉陽三年故吏門人皆不敢通問廣西經略使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糴米饋之太師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誅及一家矣乃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丙辰詔自今百官應轉對而以病告者並俟疾愈日上殿時秦檜惡聞人言百官當面對者多稱疾不入上怪之故有是命。○丁巳秦檜因論及月椿錢上曰卿未還朝時朱勝非劄起月椿朕每以為非理屢與爭執言終未能大有所蠲減卿可從長措置庶寬民力乃詔諸路監司郡守將寬剩錢物椿管



估

秦檜  
破呂  
家

鄭剛  
中聽  
救  
擢  
公  
有  
治

行寬  
恤詔

甘露  
降  
楊

每季具數申省聽候撥充月椿○六月己巳減四川科數虛額錢歲  
 二百八十五萬緡用宣撫副使鄭剛中總領官符行中奏也於是減  
 四州市估錢五分之一夔路鹽錢六分之一坊場河渡淨利抽貫稅  
 錢十分之四又減兩川米脚錢四十二方緡時行中得宣撫司降賜  
 庫見椿米一百萬石乃命行中酌度對糴分數均減○甲戌直秘閣  
 呂撫除名括川編管秦檜追恨願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曹澤求其家  
 陰事送獄窮心撫懼罪陽藉乃以衆證定罪於是一家破矣○己亥  
 戶部具到江東西諸州月椿錢二十二萬七千餘緡上曰科敷之類  
 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椿誠寬民力  
 朕備嘗艱難知細民闕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不欲妄費或有餘財  
 即命椿留以待緩急庶幾臨時不至失措○丙子四川宣撫副使鄭  
 剛中罷仍令於鄂州聽旨○癸未執政進呈大理正章壽面對乞命  
 監司郡守察縣令之賢否上曰令最親民不能一一銓擇不職而後  
 治之百里已受其弊有治狀者當議擢之庶其知勸實惠及民矣○  
 丙戌詔江浙見輸折帛錢太高慮民難出今紬帛各減價每匹江南  
 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每兩江南三百兩浙四百自明年

宋徽宗

卷八

始先一日秦檜進呈諸路監司守臣自今所部縣令治狀顯著者保  
 明聞奏上曰當今正以惠養百姓為先務檜曰如民間折帛錢太重  
 理宜蠲減上曰朕久有此志祖宗時每歲價直八百官司乃以一千  
 和買民間既免率債出息及絲蠶收成之後並皆樂輸趙鼎張浚為  
 相時乃割折帛之請令人戶折納見錢殊為非理君隨逐路色額減  
 納錢數非唯可蘇民力且使知朕所以休兵之意至是行下○冬十  
 月辛卯日有食之陰雲不見○癸卯詔建太一宮于行在○右正言  
 巫伋論州縣奉行詔條違戾不稱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望令以前後  
 詔書編次成冊置之廳事常切遵守翌日上謂大臣曰朕屢降寬恤  
 指揮而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可如伋奏仍令監司按劾以  
 警慢吏○己未錢塘縣言龍山院降甘露詔付史館○十一月壬戌  
 上諭大臣曰諸郡災傷且令留意檢放不可苟取一時租稅致民逃  
 移難以復業○丙寅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  
 紹興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四百九十九卷詔鑄板頒之○丁卯權禮  
 部侍郎周執羔請復賜新及第進士聞喜宴于禮部貢院從之自軍  
 興廢此禮至是乃復○丁丑右正言巫伋言選人改官銓法注知縣



取官  
並注  
知縣

秦檜

逐洪

居

適曹

劉子  
輩卒

剛中

李光  
家楚  
書

段拂  
歎趙  
鼎死  
性秦  
喬

蓋聖詞皆云堪充親民任使祖宗立法之意止要為民擇官而比來  
改秩無意作縣多干堂除則是與秦詞已相矣矣望令吏部並注知  
縣不惟親民之官得人亦可革奔競之風上曰銓曹自有成法可令  
專守○左奉議郎洪适右朝散郎通判濠州曹恬並罷适通判台州

與守臣曹惇不相能恬少嘗專事楊時謝良佐劉安世陳瑾得存心  
養性之孝及為大宗正丞秦檜專政士方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  
無所訕殺中侍御史余堯弼論适姦險強暴得自家傳恬自謂趙鼎  
門人常懷怨望遂絀之既而恬又坐擅興工役貶秩○十二月丙申  
初賜百官喜雪御筵于秦檜第○右承議郎劉子翬卒子翬既奉祠

盡弃人事獨居一室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四方學者多從之至是  
微疾即入謁家廟泣別其母徧以書告決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兄子  
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與學者講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  
彈瑟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其所著有聖傳十論等書皆自行  
於世○癸卯發州進士施鏞進中興頌行都賦各一首紹興雅十篇

詔亦免文解○庚戌都大提率川秦茶馬監牧公事韓球始至成都  
自趙開以來每茶百斤除其十勿筭球至官遂盡取園戶加饒之茶  
增為正額有一場而增至二十萬斤者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起  
為私販球又推忠達州茶即渠合廣安軍置場賣引歲以八萬斤為  
額然商人以利薄不通第以引錢敷民間耳民甚苦之○甲寅資政

殿學士鄭剛中落職提率江州太平興國宮柱陽監居住先是殿中  
侍御史余堯弼再論剛中抗命偃蹇遲留不行右正言巫伋復論剛  
中四罪故有是命○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謗時政於是  
李光家書萬餘卷其家皆焚之

紹興十八年春正月戊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林大鼎為太常  
寺主簿仍兼祕書省校勘書籍大鼎初為孝子嘗言秦檜靖康  
忠義之節檜時閑居永嘉見其文默識之至是稍獲薦用○丁丑太  
常博士駱庭芝罷先是參知政事段拂聞趙鼎死於海南為之歎息

秦檜怒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將按拂罪先奏庭芝密與執政私交漏  
泄機事遂罷之自是拂不安於位矣○左承議郎張闡添差通判泉  
州自秦檜專國朝士為所忌者終身以添倅或削幕處之未嘗有為  
郡者○辛巳命權工部侍郎李椿年同看詳諸路監司郡守條具裕  
民文字○壬午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入對論參知政事段拂減弃人

高宗示 紹興十八年



倫戊子輔臣進呈上語及人材因謂秦檜曰士專謀身國家何賴勵  
 世磨鈍惟在進賢退不肖檜曰此乃致治之要上曰但雷其賢否而  
 進退之則人自知勸沮矣○二月癸巳上諭大臣曰兩浙漕司奉人  
 聞有勢之家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喧士論今貢奉鎖院在近可令  
 禮部立賞許人告捕甲午詔假手者許就試奉人告獲取旨補官仍  
 賜出身○乙未參知政事段拂提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落職與國  
 軍居住○簽書樞密院事汪勃兼樞參知政事○三月壬戌詔政和  
 八年已前實得兩解貢人不限年並特與奏名許就殿試到省一奉  
 見年五十五以上者令本貫保明申部內開封府國子監奉人召見  
 任京朝官二員保奏並結除名罪當議特與推恩

為姦利士子之祭黜者相與表裏云其歲曾經省試下合該年免  
 既下部則士祥但云省說到因而僥倖遂獲推恩者不知其數

壬申名行宮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庚辰上初詣太一宮以  
 宮成故凡一百七十楹既而禮部侍郎沈該等言奉輿詣宮成日晴  
 霽車駕還內雨澤復作有此祥應望宣付史館從之○壬午提奉方  
 壽觀兼侍讀秦煇知樞密院事一日太師秦檜問敕令所刪定官胡

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為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寧  
 寅弟也議義曰檜以其子熿為樞密欲以代君相位兩府合為一矣

甲申浙西副都總管王安道落階官為宣州觀察使時安道之父繼  
 先有寵秦檜使其夫人王氏與之叙拜為兄弟往來甚密○貢院言  
 博孝宏詞科武進尉周麟之婺州州李教授李南壽合格詔並與堂  
 除自是恩始殺矣○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詔付史館

○庚寅上策試正奏名進士于射殿先是樞密部侍郎知貢奉邊知  
 白上合格奉人徐履等上問以欲起晉唐之陵夷接東漢之軌迹及  
 柔道所理當有品章條貫右迪功郎董德元策言晉之失不在於虛  
 無失於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於詞章亦失於用兵故耳東漢固無  
 如是之失也陳孺策言今日中興之盛以言乎內治則大臣法小臣  
 廉百姓遂其衣食萬物蒙其豐美以言乎外治則講信修睦夷夏交  
 驩邊鄙無虞五兵不試東漢之事不足慕也願申飭邊郡守臣使兩  
 相撫輯庶幾邊隙不生遠人益服奉人王佐策言上義之言隆中興  
 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譏當時不務息民保國而欲以兵取勝  
 也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蓋譏當時不計地勢不審攻守而徒務



秦熹  
罷

方雲  
之

秦檜  
蔽鄭  
蒞

景靈  
宮繪  
功臣  
秦檜  
顯忠

梁九  
貴神  
壇  
不受  
尊号  
剛中  
黨

為浪戰也。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則光武之治不足深羨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初考權戶部侍郎李朝正覆考工部尚書詹大方詳定乃奏德元第一孺次之佐又次之既而以故事布降遂擢佐為首賜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庚子知樞密院事秦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提舉秘書省熹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故有是命仍詔熹應干恩數請給等並依見任宰臣例。○乙巳特奏名進士俞舜凱等四百五十七人武舉進士柯熙等七人特奏名一人賜第授官有差。○癸丑知建康府晁謙之罷先是方雲翼自禮官罷歸後起為江東安撫司參議官檜念之薦於謙之雲翼干擾不已謙之怒其無厭以書白之會雲翼代還檜以問雲翼雲翼愕然曰王庶之子比過金陵晁館之于宅堂者四日雲翼嘗勸晁不當留晁即日津發前去不料其陰憾雲翼至於此也檜默然即諭殿中侍御史余堯弼乃奏謙之朋姦終惡日懷怨望志在動搖國是故有是命。○丙辰知平江府鄭滋知建康府滋再守平江政事多弛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言欲按之始秦檜舉進士滋為南省參詳官至是檜因鵬舉雁辦北使寓書於滋

宋監廿一

五十一

稱門生鵬舉見之幡然更奏其治狀遂有是命。○五月辛酉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言國家乘火德之建以王天下望用故事即道宮別立一殿專奉火德配以闕伯而祀以夏至從之後建殿于太一宮名明離。○甲子命有司繪配饗功臣像于景靈宮廷之壁。○癸未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降授平海軍承宣使坦舉台州崇道觀本州居住先是虜使嘗言顯忠私遣人過界詔令分析會顯忠上恢復之策于朝秦檜怒乃奏顯忠不遵稟聞奏止用申狀故有是命。○甲申罷四川宣撫司。○六月癸巳右朝奉郎鄭霽為夔州路轉運判官秦檜與之親厚故超用之。○甲辰用林大鼐議始築九貴神壇于東郊祀禮如感生帝。○戊申士民曹溥等千二百人進表請上尊號上不許。○乙卯新知江州吳秉信罷秦檜怒鄭剛中不已遣太府寺丞宋仲堪即江州置司究其陰事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秉信乃剛中心腹之人故秉信遂罷。○秋七月乙丑新江西轉運判官賈直清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人兼縣學教導上謂大臣曰州縣選官教導乃教化本原將來三年科場亦有人材可備采擇乃令禮部參酌如所請。○癸未提舉太平興國宮張嶠獻紹興中興復

紹興十八年



秦檜 怒何 耕

趙叔 秦檜 怒何

薛瑞 言竹 瑞

毀司 文為 冠天 下

右詩詔嘉獎○八月癸巳權禮部侍郎沈該乞四川類省試合格不  
 赴殿試人第一等並賜進士出身餘人同出身從之自行在吳中蜀  
 士不就廷試榜首率依第二人推恩講和後稍稍來奉大對是舉類  
 試策問古今蜀人材盛衰之故而德陽何耕對策極論蜀士徇道守  
 節無心於世引楚相子文三仕三已之說為證又言季固無大雅之  
 明哲卒陷於跋扈將軍之手議者固已少之若相如作封禪書蓋孟  
 子所謂逢君之惡揚子雲作美新以媚賊又蜀人所羞道有司定為  
 榜首秦檜見其州里大惡之曰是敢與張德遠為地邪○丙申簽書  
 樞密院事汪勃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丁酉工部尚書詹大方簽  
 書樞密院事尋權參知政事○戊申知郢州趙叔淳代還言陛下登  
 用耆德專任一相坐致不平望以今日得人專任之效宣付史館癸  
 丑進呈上顧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虜中歸嘗對朕言如  
 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講和之議朕心固已判然  
 而梗於眾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  
 閏八月庚申秦檜奏兩國通和農民安業墾田漸廣乞免江浙湖南  
 今年和采上大喜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為苦朝廷所降奉錢州縣

往往移用不以時給縱有給與又為更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  
 時和歲豐軍儲充足朕豈得已而不已也○戊辰權禮部侍郎陳訢  
 之請太學生入學五年不與薦及公試不入等者除其籍從之○改  
 行在熟藥所為太平惠民局○丙子知福州薛弼言本州亢旱既而  
 大雨忽傳候官縣有竹實如米老稚採取所得幾萬斛飢者賴以濟  
 此蓋明天子聖德所感上相變理之效實為中興上瑞伏乞詳酌施  
 行詔付史館○癸未執政進呈監察御史陳夔論州郡歲以常平米  
 廩給貧民今多移用乞令監司覈察上曰此誠仁政所先比年州縣  
 奉法不虔或侵支盜用而監司失於檢察或賑濟無術而僻遠窮困  
 之民不得均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恤元元之意宜令戶部措置○  
 乙酉初福建路自創奇兵而草寇悉平詔以巡檢陳敏所部奇兵四  
 百及汀潭戍兵之在闕者並為殿前司左翼軍留戍其地時江海之  
 間盜賊間作乃分置諸軍以控制之如泉之左翼軍之右翼軍之推  
 鋒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由是殿前司兵籍為天下冠○九月丙午簽  
 書樞密院事詹大方薨○冬十月丙辰御史中丞余堯弼為簽書樞  
 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庚午上曰知縣乃銓注負多難辨真不也

高宗 紹興十八年



再覽  
胡銓

再覽  
鄭剛

秦押  
慘毒

備閣  
舊史

范如  
圭以  
和議  
關涉

治行者優擢罪惡者重責則咸知勸懲因此可以得人才矣○十一月己亥新州編管人胡銓移吉陽軍編管先是太師秦檜嘗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時鼎光皆在海南廣東經略使王鈇問知新州張棣曰胡銓何故未過海銓嘗賦詞云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棣即奏銓毀謗當塗語言不遜於是送海南編管命下棣選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項筒過海銓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州守臣王耀廉得崇以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銓○壬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鄭剛中再責濠州練團副使復州安置○十二月乙卯朔上謂大臣曰聞紹興飢民有渡江者可令臨安候給路費遣還時明越秀潤徽婺饒信州皆旱民多流散上命有司發粟減賦至是復令常正官親往賑給之母致失所○庚申知宣州秦棣卒官給葬事棣在宣城州之何村有富民釀酒棣遣巡檢將吏士捕之夜半圍其家民疑其強盜也即手鼓聚鄰里共執之走愬諸棣棣怒取民及其子孫三人用麻繩通纏其肘自有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縛三人皆死其慘毒如此○丙寅詔提舉常平官分遣屬吏賑恤流民且貸其春耕之費○尚書省批狀四川營田就委都統

制檢察措置耕種將每年所收斛斛除分給官兵并椿留次年種子外盡數報總領所拘收充減免成都府路對糴米十二萬石之數舊營田事隸宣撫司及司廢乃有是命○戊辰饒州進士張闡上書乞將四等五等下戶紹興十七年已前拖欠冬苗及諸色官物已倚閣者即與蠲放未倚閣者即權倚閣上謂大臣曰如實無可納徒有追人亦足矜也乃付戶部既而戶部乞諸路災傷及五分處下戶欠十六年租稅除形勢外並與蠲放十七年分倚閣如違當職官重行黜責仍令憲臣覈察從之○壬申宰執進呈經界事訖上曰諸州月椿錢昨已例減要當盡行除罷秦檜即諭戶部侍郎李椿年宋貺以經總錢措置贍軍

紹興十九年春正月丁亥詔紹興府第四第五等戶去年未納租稅並權與倚閣以旱傷最甚用提舉常平官秦昌時請也○甲午將作監丞黃敏行面對乞戒州縣謹務限之制毋得黃緣追呼以妨東作詔申嚴行下○二月丁卯左奉議郎范如圭添差權通判邵州如圭為校書郎以論講和事去國閑居凡十年○乙亥詔自今監司守臣代還入見並令以民事奏陳先是上諭大臣曰監司郡守得替



司牛  
臣奏  
民事

中鄭剛  
野州

界川經  
論四

論之  
役之

上殿本欲知民間利病近來所奏姑應文書多不及民事宜行告諭故有是旨○辛巳詔臨安府日下給米賑濟流民時浙東大飢其小民行之都市有餓死者上聞閱焉故有是命○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上不視事百官守職過時乃罷○庚寅宰執進呈普安恩平二王得旨令溫習舊書上曰春秋乃舊所習讀嘗問以經中數事欲其通解蓋其義淵奧須能識聖人之用心方有自得處若泥諸儒之說拘而不通失經旨矣時普安郡王在藩邸絕意聲色常以經史自娛凡六籍之文悉加講讀夜則觀古人文集暇則握筆賦詩鼓琴習射而已○丙申上語秦檜聞諸郡奏獄空例皆以禁囚於縣獄或廂界寄藏此風不可滋長自今有奏獄空者當令監司驗實如有妄誕即行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若不懲戒則奏甘露草之類崇節虛誕無所不至矣○庚子上諭大臣曰淮南以平宜加經理民復業者令守令多方恤之使尽力田畝數年後方可起稅○甲辰詔責授團練副使復州安置鄭剛中許用議減特免禁錮移封州安置初秦檜怒剛中不已捕其子良嗣與將吏賓客即江州同繫掠治無全膚獄成特有是命良嗣貸死送柳州剛中至貶所守臣趙成之希檜意每笞辱之剛中竟卒於貶所

剛中阿於檜曰前所共愛者一曰變為安平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將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以議政者亦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為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非不忠於檜也一日積怒則死選荒將吏賓客無得免者則世之附麗匪人以嫌進取者亦可以為

戊申知普州王輔代還言仁政必自經界始尚恐蜀遠未開措畫或有謬誤乞誠教有司刻意奉行上曰四川道遠倘如輔所陳則稅愈不實矣可令措置經界官覺察奏劾已酉進呈上曰州縣官奉行如法其推恩勿限負數庶人人知勸正經界均稅賦極為便民推行之初臣僚有肆異議圖沮壞者暨平江均稅畢紛紛之議始息○夏四月己未上曰治道民事為急數十年來吏習苟簡民受其弊必令監司守臣遵奉詔條留意拊循使民樂其生秦檜曰保正督力長元立法止令管煙火橋道今承文書市物種夫以至縣官之所私用種種責辦革而去之其利不減於經界上曰朕頃在河朔親見其弊若縣令不得人民一充役即破產能去此弊極為便民庚申詔御史監司守臣如前旨○丙寅主管台州崇道觀張邵言師臣檜有陰功隱德



上好為念

張邵以阿秦起

後蜡祭

王庚正因詩得罪

世所未及知者臣被旨出使虜軍有榮州團練使李子厚言秦公曾為徽宗皇帝撰長書抵虜酋粘罕引大義以譬曉譙責之粘罕有慙色檜耻自衛不欲言於人是以世不得知之伏望宣付史館上曰得此書庶幾不致曖昧可付史館○戊辰秦檜奏昨日蒙御前降到曾勛所藏臣向在虜庭代徽宗作書意書中開陳與今日事無一不合因知講和本出徽宗聖意上曰自頃用兵朕知其必至於講和而後止在元帥府時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檜曰此所以誕受天命上曰用兵蓋不得已豈可樂攻戰中國之有夷狄猶陽之有陰自古無殄滅之理使可殄滅秦皇漢武為之矣本朝真宗與契丹通和百有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練兵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為念蓋嫌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是日左右生青赤黃珥太史局言係是祥應乞付史館從之○庚寅張邵充敷文閣待制提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詞略曰惟時秉節之臣親見特書之事誦說賢宰彰明尤功邵自北方還即被逐閑居凡七年乃上此奏焉○建康府言甘露降○是月太白蝕月○五月壬午朔詔汀漳泉三州且據見今耕種田土紐計頃畝收納二稅其未耕種田畝

二稅權行倚閣時初行經界法於諸路而劇盜何白旗擾汀漳泉三州故有是旨○乙酉戶部員外郎周莊仲面對請復蜡祭之禮其禮東西方百神視感生帝南北方視嶽瀆皆以膺前一日祭之○丁未王大寶知連州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才數百非商販之地月輸免行錢望更審量裁減上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以民事奏陳遂得民間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為利不細乃命本路漕司具合減數申省○六月丁巳左迪功郎王庭珪特勒停送辰州編管胡銓之貶也庭珪為衡州茶陵縣丞以詩送之有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註鄉人歐陽安永告之以為誇訕朝政庭珪遂坐貶○戊午太師尚書左僕射兼提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吏部續降七司通用法四百二十五卷○丙子王普漆差通判邵州代范如圭也二人嘗官館奉為秦檜所怒終其身以郡倅歟之○秋七月辛巳楊博知舒州代還乞誠監司守臣修水利詔付戶部上曰平江隄堰不修歲輸米比舊虧十萬斛臨安西湖民間灌溉所資其利不細歲久亦湮淤宜悉令修治○辛卯秦檜以甘雨應祈乞拜表稱賀上曰更五日不雨則傷稼如浙東田高得此雨極濟秋成可以○主管

高宗紹興十九年



罷曾  
特

不改  
犯民  
事條

李璿  
以胡  
銓罪

王珪  
支還  
者盈  
錢

張棣  
祝登  
死

呂稽  
中陶  
辛永  
宗

台州崇道觀許忻知邵州忻以論事忤秦檜意屏居臨川閉戶少所  
 實接奉人陸九齡年尚少忻一見亟折輩行與深語至是遂與之俱  
 九齡金溪人初入郡李時場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從故編得其說  
 獨委心焉因結茅舍旁講習兼晨夜不怠如此者十餘年○壬寅右  
 諫議大夫巫伋論鎮江府見於民間科借苗米追呼箠撻不勝其擾  
 乞禁止其官吏重賜黜責癸卯秦檜奏事畢上曰巫伋言鎮江預借  
 事不知何故闕乏乃爾可令監司經理其守臣先罷時曾惇為秦檜  
 所厚驟用知鎮江至是纔數月也○八月辛亥敕令所言臣僚劄子  
 乞詳議民事一罪欲乞並依見行條法施行從之自張浚當國始議  
 州縣官緣民事致罪者終身不許治民行之數歲論者數以不便為  
 言然終不能改○辛酉宗正寺丞王葆面對論役法上令戶部詳其  
 的確利害本部乞女戶無子及得解奉人太學生單丁並免身役即  
 特旨及因恩免解人聽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從之○九月癸  
 巳詔新通判汀州李璿特放罷坐嘗與新州編置人胡銓交結為守  
 臣張棣所劾也○戊申上命繪秦檜像自為贊曰維師益公識量淵  
 冲盡闢異議決策和戎長樂温清寰宇阜豐其永相子凌煙元功尋

出示群臣藏于祕閣○冬十月癸丑提奉萬壽觀秦熿為郊祀禮儀  
 使渡江後五使以祠官為之蓋自此始○己未幹辦行在諸軍糧料  
 院王珪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先是秀州歲以錢給亭民煮  
 鹽至十五年積十九萬七千餘緡不給亭民無以煮鹽訴于朝上曰  
 亭戶宜恤不則逃去其害非細可令戶部究實於是用珪珪至官踰  
 年盡償所負又開華亭海鹽河二百餘里鹽滋得通流其溢以溉田  
 經界之法行其害者三百六十九事其七千二百二十七戶尤為病  
 珪奏除之珪安石曾孫也○知新州張棣提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  
 公事以其再劾胡銓也棣至官一日卒時責授濠州團練使洪皓在  
 英州闖入祝登為守登老矣聞棣以巧中迂客取使節欲效之即捕  
 皓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登死事乃解○降授文州刺史  
 辛永宗特勒停送肇慶府編管永宗已嘗立軍功給真俸守臣呂稽  
 中知永宗為秦檜所惡劾其冒請全俸當計以贖稽中先以計取永  
 宗所受御札送檜矣永宗由是不能自明詔支過請給令稽中依條  
 追理稽中選郡僚之苛刻者籍其家以償欠一簪不得留○庚午知  
 平江府王朐直祕閣知建康府兼行宮遂守司公事建康自置留守

高宗 紹興十九年



金雞 肆赦 李椿 年罷

林機 起李 光獻

胡寅 始所 秦檜

解潛 无愧 此心

施全 遮殺 秦檜

後以庶官為之蓋自眇始○十一月癸未祕書省著作佐郎劉章南對言元豐嘗編郊廟奉祀禮文乞命官為紹興郊廟奉祀禮文以續元豐之書上嘉納之○壬辰合祀天地于南郊太史局令胡平奏帝座及三台星躔明耀禮畢還御罷正門建金雞赦天下○辛丑尚書戶部侍郎李椿年罷椿年首陳經界之議及是始畢○甲辰詔諸郡行鄉飲酒之禮以取士先是司農卿湯鵬奎請對論舉人多冒貫求試乞於未下科詔前令州縣籍定來歲當應奉人名預先引保委無偽冒然後許赴鄉飲酒若臨時投狀射保者並不收試事下禮部至是乃頒行焉○丙午上謂秦檜曰經界人戶多訴不均當與受理若不受重稅將無以輸納○十二月壬子祕書省著作佐郎林機面對言訪聞有異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謀偽說欲望密加搜索嚴為禁絕甲寅上謂秦檜曰此事不應有宜行禁止許人陳告仍令州縣覈察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於是李光之獄遂起○丁巳金人殺其主賈金主亮即位○戊午知潭州劉昉乞更名曰從之○丁丑祠部員外郎胡寧祕書省著作佐郎劉章並罷章有士望秦檜疑其不附已而寧本因其父兄與檜厚故召用之至是檜知寧兄致仕寅之貧因其往建州省親世母遺以白金寅報書曰願公修政任賢勿替初志尊王攘狄以開後功檜以為譏已始怒之寅嘗游嶽麓寺大書壁間云是向南海之鱈魚來作長沙之鵬鳥於是帥臣劉旦方欲摺撫張浚諸人之罪而旦朝陽人也亦大怒復訟寅于檜侍御史曹筠即奏寧兄弟何附趙鼎章居衢州與鼎賓客交通私相朋比乃以章通判均州而寧充夔州路安撫司參議○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解潛居南安軍至是疾劇張九成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耻而不肯議和遂為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即逝九成壯之時秦檜猶怒潛故喪不得歸逮檜薨乃聽之

**庚午**紹興二十年春正月丁亥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趨朝有挾刃於道者遮檜有輿欲害之傷大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眾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驗治則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也自罷兵後凡武臣陳乞差除因賞檜皆格之積百千負無一得者客行朝議且死者歲不下數十全是全以所給微而累眾每牧馬及招軍勞而有

紹興十九年



李光  
之獄

春月  
禁探

滄二  
州折  
布錢

孟堅

看詳  
經界  
利害

費以此然忽遂潛携刃作過壬辰磔丁市自是禮每出則列五十兵

持長挺以自衛○甲午普安郡王第三子博為內率府副率○丙午

兩浙轉運判官曹泳言右丞務部李孟堅嘗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

譏諤詔送大理寺初光在貶所嘗作私史孟堅間為所親新諸王宮

大小李教授陸升之言之升之許其事命泳究實申省及是進呈○

二月庚戌軍器監丞齊日面對乞春月禁民採捕秦檜曰正為孳育

之時上曰此係利害乃下之刑部既而本部言春月在法不許採捕

若止科違令之罪恐難禁止今欲犯者杖八十從之○初右朝請大

夫路彬提點廣西刑獄公事代還言靜江府昭州夏稅折布錢最重

於諸州上令戶部看詳裁減戶部言二郡歲撥上供布九萬二百八

十一疋欲於見納價上三分減一每疋折納錢一千從之上又曰昨

令監司守臣任滿並以民事奏陳彬可除職名與見闕監司以示激

勸○丙辰初作玉牒所○三月癸未簽書樞密院余堯弼參知政事

○給事中權直學士院丞及簽書樞密院事○戊子觀文殿李士提

與萬壽觀秦煊為特進加大李士元觀使○丙申詔責授建寧軍節

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永不檢率右承務郎李孟堅特除名峽州

編管元是孟堅以小中事繫獄至是獄成故○是命也○是前後從官

及朝士連坐者八人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坐與光通書朋附交

結特落職○戊戌上謂大臣曰近有人上書陳農田利害農者天下

之大本可即施行是日內降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

害遂從其請今聞復失本意可令戶部逐路選委監司一員逐一

看詳應便於民者依已經界施行其乖謬返為民害事目並日下改正

具申省部日後以當否取旨黜陟間遣御史前去察訪○庚子詔丞

伯兼權參知政事○壬寅右正言章厚奏左承議郎致仕胡寅天資

凶勃敢為不義寅非胡安國之子不肯為親母持服此其不孝之大

罪也寅初傳會李綱後又從趙鼎建明不通鄰國之問其視兩宮播

遷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後來梓宮既還皇太后獲就孝養寅乃陰

結異意之人作為文記以為今日仕進之人將赤族而不悟此其不

忠之大罪也詔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乙巳上書秦檜

父故玉山縣令敏李墓碑首曰清德啓慶之碑○夏四月己未起居

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王曠言本所見修玉牒竊見靖康二年太師

秦檜入狀軍前之存趙氏社稷兼在軍前與莫儔爭辨以全家保天

高宗 紹興二十一年



賈方

命秦  
錄自  
即本  
未

魏探  
之誰  
章傑

張浚  
量務  
之重

族并在中京代上皇作書與國相建明和議等大節並已修入玉牒  
外所有元降下推戴事迹之備錄全文關送國史日曆所照應施行  
從之○癸酉新知廬州吳達乞置力田之科募民就耕准旬賞以官  
資並作力田出身名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場並得赴轉  
運司應奉從之○是月金主亮肆行誅戮曼晟子孫勒殺殆盡○五  
月丁丑彭合知臨江軍還言清江縣民輸苗米每碩加耗七斗乞蠲  
免從之○謂大臣曰合任縣官嘗為監司列薦今可與監司知州差  
遣乃以合知永州○癸未萬壽觀使秦燿為奉安中興聖統禮儀使  
先是玉牒所檢討官王曦等紀上中興之蹟以進號中興聖統己丑  
奉安于景靈宮天興殿之西以玉牒未成故也禮畢提舉編修玉牒  
秦檜率百官表稱賀辛卯燿言先期陰雨是日雲霞絢彩晴日麗天  
茲誠上穹垂祐望宣付史館從之○甲辰秘書少監湯思退言近玉  
牒所關到太師秦檜推戴趙氏事迹竊意師臣謙不伐功特以事于  
玉牒姑具大槩其小間關執節之久本末未能備置望令檜詳錄奏  
聞宣付史館上謂檜曰可依所奏檜謙退久之上曰不然無以使後  
代知卿忠義六月癸亥何大圭直秘閣入直

初大圭之制一保叙至是以  
秦 王立淵薄

之○故月如  
承事郎沅奉鼎喪歸葬于

光之獄始竟而  
章傑與鼎有宿憾傑知中外

有簡牘往來至  
携酒會葬意可為奇貨乃遣兵官向臣

之以搜私釀為  
馳往掩取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

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傑怒力泚治蒙

之而追汾與故侍讀范冲之子仲彪拘于兵官之所蒙之母訴于朝

秦檜咎傑已甚詔移蒙之蘭溪尉下其事于浙東安撫司事蒙息傑

客魏探之慨然以書唯傑長揖而歸亦不能害探之建陽人少有

大志師事籍溪胡憲蒙之崇安縣人也○秋七月己酉福建提點刑

獄公事孫汝翼言泉漳汀三州近經草寇民多逃移乞將三州諸縣

以已未打量均稅一切權行住罷候盜賊寧息日申取朝旨施行從

之○八月甲辰朔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張浚移永州

浚去國至是幾十五年退然若無能為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  
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母使者至金  
國其國必問浚今安在○丙寅上謂大臣曰近宣州布衣史敦仁上

高宗 卷九十一



書言州縣多取水脚錢等事置付戶部有詳此亦民間之害不可不  
禁止也既而戶部乞每碩依元旨收百錢數外輒增者抵罪從之○  
洋州言直符縣民宋仲昌妻一產三子本人姓符國号生子之日適  
值天申節皇帝紹隆景命子孫衆多之祥詔付史館○九月甲戌  
朔上因言宣州米脚錢事謂大臣曰此州縣並緣為姦不恤百  
心今日所以休兵講好者正以為民耳州縣不知恤民殊失  
上又曰國家設常平倉正為儲蓄以待水旱賑濟宜令有司  
新不得妄有侵移若臨時指畫假貸誣殺之家徒為虛文無  
○甲申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寸心吳元美除名容山  
嘗作夏二子傳其略云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  
剝之罪當是時商飢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  
鳴條二子之族小大少長皆望風隕滅殆無遺類  
安食酣寢而鼓清世矣夏二子謂蠅蚊也其鄉人  
之付以告本路刑獄公事權福州孫汝翼汝異熙  
怒其行大臣秦燾從尚書省下其  
亭商元







